



西山之雲

李健吾著

上海

北新書局印行

1929

1928 2 付排

1928 3 初版

1——2000

1929 1 再版

2001——4000

每册實價大洋四角

## 序 一

我真歡喜來替健吾寫這篇序文，緣故是我一向就很愛讀作者的小說，同時我們做了好幾年的學友，我的話或者不至於十分誤解他。

這集子裏所包含的四篇，都是健吾的近著。雖然這四篇不見得就允稱傑作，或者健吾將來的作品還要超過牠們；但我們平心靜氣地看，總覺得這些都是他精心結構的產物，沒有一篇是沒有下過工夫的。時下文壇上粗製濫造的習氣，作者一點都不曾沾染，這是最佩服的地方。

這四篇小說，三篇的背景都是鄉村，大概因為作者久住鄉間，對於這方面的情形特別熟悉的緣故。我們已經讀厭了城圈子裏‘少爺小姐’的作品了，‘土老兒’的生活在我個人是分外感着親切而有味的。現在讓我來從頭到尾談談這幾篇東西罷。

私情我以為算得一篇短小精悍的作品，行文滑稽得有趣，恐怕我們誰看見都要喊道，‘多麼一支古怪的調子！’你仔細地去領略，才會感到他們（篇中的人物）真妙，真逼真動人！

紅被是一篇描寫內心極其生動的佳作，一剎那間發生的一個片段的事實，像作者那樣鋪張深入的描寫，中國文壇上還不多見。中間插入的那八個字‘速逃督府派人刺君’幻化成鬼魔猙獰的形態，看着，想着，真令人恐怖戰慄。健吾

是一個愛倫坡的小說的嗜讀者，這篇東西大概有點受他的影響。我記得從前讀過一篇猶太賓斯奇的暴風雨中（In the Storm）寫一個老婦的女兒在暴風雨裏慘死的故事，老太太在路上尋着了她。那篇寫心理更細微，情景比這篇還要恐怖。我以為兩篇很可以對照起來看，雖然這篇藝術上有些地方還不及賓斯奇的精鍊，題材也稍微不同，但描寫一個片段深入的悲惶的心理，却是殊途同歸的。

關家的末裔寫鄉下旗人家庭的衰落，裏面寓着不少人生悲慘的情味。我在兩個月前也寫過一篇窮人的時運，敘述城市中一個落魄旗人的故事。我覺得我和健吾都犯同一的毛病：就是對於旗人的生活還欠更精審的觀察與體驗，所以有些地方寫出來和窮苦的漢

人沒有多少差別，這終不免是一種缺點。

再談到最後一篇西山之雲，一個結構很好的中篇小說，題材和描寫我都喜歡。不過我以為這一類的取材總稍微偏於理想了：像篇中那樣的青年居然和鄉下的一個婦人一見生情，發生戀愛，是普通事實上很少有的。而且中間把村婦的程度也寫得太高了一些。對話有些地方也嫌生硬不自然，似乎還有改好的可能。這篇創作我畢竟很愛牠，健吾寄給我看時，我是在一個夜間把牠讀完的，我曾經為這篇的結局，心裏充滿了淒涼，一霄沒有睡得安靜。

健吾的小說本來不只這幾篇，因為他選得太嚴的結果，以前的都完全落選了。雖然是這樣很少的四篇，但已各有其特殊的情味，很能代表出他卓然獨異的風格。以後的進步，自然是無限

的,那就在作者的努力了.

一九二七,六,十五,塞先艾,於北京.





## 序 二

病人的心情不同常人的心情；失望者更然。這裏四篇東西便如此這般寫成，藝術上的不純熟勿須提了。據我的揣想，前兩篇許會給讀者以較滿足的印象罷。不過這四篇對我自己，親暱的程度却是一樣的。私情是我從家中往學校途上，忽然意想所及，隨即用鉛筆記出的；牠的情調和後三篇完全異趣，極其輕利。紅被所敘只是一件事實，死者生時主辦長安的‘易俗社’，想來至少陝西人還該未忘掉他，這可愛的君子；他的朋友，也是實有其人；這是媽在病榻

前，爲我驅煩解悶底故事之一，至于其間詳細節目，都出乎作者自撰了。牠頗值得讀者細心地鑑賞。關家末裔的暗示，却得感謝清華四周窮苦的旗人，非常誠懇，非常卑弱，我這篇只算一種人物性格的概略的研究，喜歡底人怕要很少。西山之雲就全體而論，算一個失敗的東西，性格的描寫欠深刻，結構上間有突兀的小疵；不過各章分開來看，不見得全無可取的地方。

其初我病在學校醫院，隨後又移向協和，首善各醫院，移向家中，如今重新返回舊地，顛頓不已，只爲求個病好。媽媽通宵伺候在我的牀邊，姐姐在產後各處奔波來去，這真非天下爲子弟者口舌所能形容底罪辜。學校方面處處與我以方便寬容。尤其在這兒值得永久的感謝的，特別是朱佩弦先生，苦心考究我文章的

優劣，臨了總還勸我保養身體第一。

我寫這篇序底時候，覺得朋友幾乎沒有一位不是愛護我的：只有一位；然而天地間總不會沒有缺陷的，所以這一個人我便格外感到深愛。

五月，六晨，學校醫院中。



# 西山之雲

## 目 次

私 情 .....	I
紅 被 .....	II
關 家 的 末 裔 .....	29
西 山 之 雲 .....	57

## 私 情

我跳過去，冷不防給了他一個鍋貼，又退回來，罵道：——

“你？忘八羔子！這話是你講的？他媽的有錢還賤，難莫賴我一輩子？老蚰蜒——”我轉過身向茶館裏勸架底人們道：“諸位試評一評這理，去年臘月欠底債，到而今說話也有一年了，他媽的誰見過一個制錢？剛纔催緊了，老蚰蜒效會了血口噴人，說我同他女兒不乾不淨，要他媽的賠償名譽——”

“前天你自己向我——”老頭子唧噥着。

“我？別裝孫子了！”我掄起拳頭要跳過去，幸虧人多給攔住，不然怕打不毀那老同行；“就是你那位街頭賣騷底千金，鼻頭髮紅，一臉黑雀斑，小名叫做葉子的？別臭美了，大太爺娶上十個八個的，也輪不到她！閒言少叙，他媽的還賬！”

“看我們大家面子，寬他兩天——”

“不行！血口噴人！他媽的非打官司不成，有他老頭子玩兒樂底日子！”

“看你們多年老街坊的面子——”

“街坊？他媽的造咱家謠言，說我偷他姑娘？這官司吃定了！”大眾推推搡搡，做好做歹，把我從茶館勸出來。“媽的他姑娘，那閻婆惜，問我睜眼看過沒有——”茶館裏頭有一個喊倒好的；要不是大家攔住，我真要進去，問：“誰？”但是我仍然嚷道：“好小子，要幫場就出來，別躲在裏頭唱小旦——媽的我寧可偷他



姑娘,也不要你!”

我悻悻然地,搖擺到後街小胡同口,靠在拐灣處的石頭上。

不瞞衆位說,我和那老頭子都在老爺廟擺估衣攤子,他的在殿階下的左面,我的在右面。我們是老同行,又是緊隣,時常鬥嘴是免不掉的;可是我的生意一天旺似一天,招上老骨頭的窄心眼,暗地裏不知自己搗了多少鬼。可是要不是——話又說回來了,他有一個十七八歲的女兒,叫做葉子,往來給他送取貨色,總要從我的攤子前過來過去。小風騷樣子,說壞罷,也還有三分斌媚,流水有意地向着我時笑時怒。對天鳴誓,小子我他媽的要從來看上她一眼,算我洩了氣。自然我們常要說話,高興起來我也許開她個玩笑——這又算什麼:人非草木,孰能無情?過了眼前的新年,我纔

二十三歲，自己也攢了點貼己錢，正是成家立業底好時光。

我家裏還有一位老娘，早就盼我娶一房親，給她老人家抱孫子，然而那如何能行。咱雖說不上文明哪，自由結婚哪，可總也得經過咱的親眼挑剔，弄個好相知——話又說回來了，我所見過的只有他這個女兒；稍爲中我意的，您別笑話，也只有這黑裏帶俏底葉子！我心裏也早明白她不會不願意，瞧她那份兒神情，眉來眼去的，也就猜得出；不過咱究竟男兒漢，話豈是輕易開得口？我也明白她爹那老胡塗的小心眼兒，願意讓他女兒搭上我，好把兩家買賣併成一處，讓他來個獨佔鰲頭。瞧，我也不胡塗！他試着向咱借錢，三兩吊算什麼，我立即扔把他；瞧，我老催他，他老不還，活像諸葛鬥周郎——今天在茶館裏，媽的他居然會

說出那樣不要臉底話，真虧他！讓人想着怎能不生氣，我偷他女兒，好像他在裝腔做勢底招驕馬。別丟他三代的陰德了，有了那麼一個活寶貝……

不過，有人在背後向我笑哪，他媽的是誰？——一團糟！剛說曹操，曹操便到。

我抬頭望着天：今天怪，一個在東，一個在西，月亮和太陽會了面。

“喂，怎麼不睬人，從那裏學來了大爺氣？”她跳到我面前，乜斜着小蛤蟆的眼睛，嘴圈上還留着笑了半截底笑勁兒。

“不怎麼，走你娘的路！”

“好呵，我偏不走，不走，不走定了！”

“少慳氣！回家找你爹賣俏去，這兒用不着。”

“放屁，什麼話！正因為你用不着，我纔不走。得啦，你不是剛同我爹吵過嘴

嗎？哼，你真英雄，我還看見你打了他一個耳刮子，打的他半天喘不上氣，聽你在茶館裏吹嘴——嘿，多麼英雄呀！”

我從石頭上站起來，向她打了一個‘匪仔’，傲然道：“對不起，雞不與狗鬥，咱不與你鬥！你不走，我走！”

“不行，今天我替爹報定了他！”她伸出一對白胳膊，跳跳躍躍地攔住我，眼睛露出凶光，向四旁閃着。“隨便你罷！要不我叫巡警，就說你——”

“說我怎麼？”

“我知道什麼！”她的臉黑中透血，那嬌樣子真像要吞了天，吞了地，媽的要吞了我！

“哈哈，我却知道哩！哈哈，我却知道哩！”

她扭身貼在牆角，臉藏在臂裏，抽抽噎噎哭起來。小狐狸精在布天羅地網

——噲，什麼我不明白呀！可是我這時也真迷了，把幾年的心事傾筐都倒在她面前。

“媽的別哭了，聽我說。”

“走開！少慫氣！”

“不，聽我說；’成天成夜在心頭滾來滾去底計畫，我真驚訝這樣一句話能說得盡：‘我決定要娶你做老婆——’”

她的淚眼睜得活賽龍睛魚。

“聽我說！這是真的，我早就這樣打算。你看，我現在已經攢了三十串錢，娶你總行了——”

“嘻！嘻！嘻！打翁爹！”

“你也愛我——”

“別亂拉扯！嘻！嘻！嘻！”

“什麼？”

“昨天我給爹講，決不嫁你販估衣的，寧可嫁給——”

“誰？”

“寧可嫁給——”胡同口外走過一個老頭子。“寧可嫁給他！”

“孟掌櫃，那老傢伙？你給他做三姨太太？”

“比嫁估衣郎強！”

“我攢了三十串錢——”

“你？”

“你爹我娘也不會不願意，咱們又——”

“少拉扯！哎呀，天黑了，我得回家——是呀，看我爹讓你打掉幾多虎牙！”

這時天真黑了，胡同裏也沒有人來往，我向前一跳，冷不防伸手向她腰下一摸——你看，他媽的我真愛她！但是出乎意外底意外，猛地抽出右手，她在我左頰上給了一個鍋貼，向我笑罵：

道：——

“你？忘八羔子！”

十五年，十一月。





## 紅 被

從被圍底家裏逃出；在這裏，他如今得生了。

在丈來高的半熟的高粱地裏，他蹲着，耳朵同獵犬一樣，本能地豎起，向四外靜靜地聽——這裏有什麼響聲？他的心跳起來，回首向後瞥，猶如一隻被困底兔子：只是幾片高粱的葉子在綽繚。這一切都太意外了，如今他會藏到這裏。但是他有什麼法子哪？他不能夠無聲無嗅地死——不是終老天年，是被暗殺！只要想一想這種死時的慘狀！如果就在這時，地面忽然裂成一個幽邃

的罅洞，他也肯冒險鑽進去的，只要那是一條到生命的路。他希望生——用全份力量，用全份精神，在和仇敵奮鬥，不在從仇敵手裏逃生。忽然一個極細微極鴛渺的聲音從頭上刷過去，他側着蹠伏底身子向上仰望，什麼東西都沒有。天空一碧到頂，陽光無處不在地四照着。高粱的低垂的豐飽的穗實，做夢一般地酣沈着，在那金黃的頂端，栖着一隻失掉情侶底小燕，神秘地，向高粱桿中瞪着圓豆似的紅睛。這引起他的心的紛擾：牠彷彿在嘲弄他；不，這簡直是敵人的助手，他們許注意到這小鳥的。從高粱地裏，兩手交替地挂在硬土塊上，如髭的亂根上，一點一點地向更隱秘的地方爬着——那些沈重的穗子在空中擺來擺去，小燕受驚地飛掉了。從天北起了一陣微微的風。

他絕不會怕死，還可以說，他和死是朋友。無數，無數的人，他曾親眼看着他們不住地喘吼，做着最後的掙扎，渾身筋肉都在掣動；無量，無量的血，也曾飛濺到他的身上——他常和三殿閣君開玩笑！假如這事情發生於他軍權在握底時候，假如這事情發生於三小時以前，他可以毫不含糊，爽朗朗地跨上千里驥，避開再大也不過底莫須有之災——然而不然！這時他伏在高粱地裏，長劍似的黃綠的葉子籟籟地響着，四周是這樣的寂靜，彷彿更易引起人的疑懼，尤其敵人的猜度。在金蛇四耀底陽光下，在一叢一叢高粱的後影中，他想起省城遞來底短箋，那上面的字在他的視線之下，變成猙獰的奇異的形體，一個挨一個，分外地放大了，如同是：——

一 人 對 人 頭 商 議 舉 動

但是在高粱地的西角有了說話的聲音，很幽細，很隱約，彷彿怕驚走了罟網下的禽獸一樣。他們初似議論什麼事，爭吵起來，漸漸音浪擴大，隔着汪洋一片的高粱，傳進他的耳朵——這樣靈警，這樣敏捷，去接受一切的響聲。他決定另換一個穩妥的藏身底地方；在這裏太孤露，並且繼續下去，終久也不是了局。他們不會不想到在這樣秋熟的時節，高粱地裏，有人隱藏着。一陣風刮起來，他利用這時機，從最稠密的田禾中，爬向牠的東盡頭：從這裏有條小道，可以通到史可軒的村莊；在他家裏，以他們的交情，總可以暫避一時罷。

他蹲在那裏，向高粱外靜聽，果然那

些嘈雜的音浪，漸漸不清晰，遠了。他伸出頭——簡直是伸出眼睛，向前瞭望。連一個人影也沒有。尤其使他覺得寬心的，是那條奔向坡下底曲曲折折的小路，這樣窄，這樣幽，差不多像埋在鬱鬱蒼蒼，熟到了極度底野草裏頭。蒿枳最多，遮盡了坡頭，比人還高。除非本地土人，纔能想到這條神不知鬼不覺底隱秘的路。並且還有一層無比的方便，出了這條小徑，走不上幾步，便是他的朋友家的後牆；有半堵牆因為下雨太久，給塌倒了，還未修好；他可以從這裏跳進去，不讓人瞥見。並且那堵牆的四圍，有幾株老到不能再老底大槐樹，披枝布葉，在濃密的綠蔭中，恰好把牠隱在裏頭。暗探不會知道這些。

從高粱地到小路上，却隔着三丈來闊的曠田，以前原種着玉蜀黍，可惜已經

讓割掉了，只賸下一株一株的枯根般結在地上。這裏有顯露的可能，有爲敵人望見底可能。他心裏計畫着，杌隉着，不知怎樣纔能縮短這幾十尺遠的距離。他伏在地盡頭向內數底第十排高粱下，躊躇着，聽着一切的微聲。由南往北，在他身上跳過一個被驚底油蛄螻，約有人拇指的肥大。暫息底風又吹過來，他向前移動，仆在第九排的高粱根上；那個莊嚴的油蛄螻，由北向南，又從他懷間跳過去。又是一陣風，他爬到第八排，第七排，第六排，第五排；他豎起耳朵，按住心神，向外邊竊聽——什麼也沒有。又是一陣風，他爬到第四排，第三排；還是鬼一般的靜。那不知所趨底油蛄螻又跳過來，這次簡直在他頭上掃了一下，嚇得他個不輕。他嘴裏詛罵着，一手向那小鬼頭撲去。用了這樣大的力氣，用了這樣

快的動作，出乎不意地把牠在手心，並且那小東西就在他搽破底泥血的手心，被揉爛了。

於是他惱怒着，詛罵着，驟然間不顧一切地直立起來；高粱的傴僂的充實的穗子，擊擺在他的頭顱旁，警告他似地。他完全探出頭——探出上身——腳在田塍間移動着，過了第二排，跑——跑出第一排，跑出高粱地，跑出滿是斷梗底曠田——並且一聲不喘，提起腳滾下坡去，這凹凸的，遍地荊棘底斜坡——只在一霎那間，他立在萬綠蒼翳的小道上。

他立在這道口內，回首向後望去，沒有敵人在追蹤他，於是轉過身向東北奔竄。衣服撕得一縷一縷的，風吹過來，時時要掛在小酸棗樹上。他的心現今只是一塊空白，什麼思索也沒有：過去記

不起，將來想不及。有時他本能地停住，低首向前後聽——尤其是風從耳邊吹過，於是樹響，草響，他的心也響！他留神到了萬分。路有二里長，一口氣——這能說兩口氣嗎？——來到牠的出口。他把身子伏在蒿桿下，又向四面聽，四面望。他聽見前面有啁蜚的聲音；不錯，還是成人的。他的汗和土混合成底面孔，帶着血的傷痕，立刻變為灰白的顏色。這聲音那裏來的呢？從亂草叢中，他望見那幾棵蒼老的槐樹，前三天，在那底下，他剛和朋友暢飲快叙過。樹後便是頽牆，略經壘修好，只差一個人跳過底縫兒。但是一種奇異的勢穴抑制住他，實在，他有所恐懼——那是什麼聲音？——是督軍府暗探的？

“他會跑到那裏哪？你到村前想法截住他，告訴他——快去快來！”



這個從槐蔭下傳過來，多麼急促，顯然是一種——像什麼哪？像命令！他突然從荊草中跳起來，眼睛瞪得既大且圓，茫然地立在一株極茂實的白蒿下面。這簡直不是人受的，匍匐在地上等死！並且連對於死的把握也沒有！生有什麼趣味哪？這個生命一世總在危險中，總在憂患中，總在紅血中！同狼嗥似地，狂喊了一聲，他從伏莽叢中跳出去，跳到槐樹底下，凝視着對面的人——那人伸出手握住他的窒息底，忿怒底乾唇，臉上透出驚喜的神情。

“是你——可軒！”

“是我；”他的朋友微顫地，低聲向他道：“我想你總要逃到這裏來的。不過——”

‘什麼？’他的眼睛向地下望着，向院裏望着，向自己身上望着，“什麼？”

“放心！”他的朋友暫且安慰地，撫着他的膀子道：“我怕他們也會搜到這裏來。”

他們一同從後牆罅口跳進去。他覺得自己完全沒有主意，不知怎樣做纔好，連一句整個的問語都說不出來，只是楞楞地隨着他的朋友。他覺得自己的勇氣一絲也不在了，弱——弱到讓旁邊的朋友用憐愍的眼光，強壯的雙臂把他扶擁着。那慘痛的夢境過去了，但是牠的黑影這般可怖地籠罩着他的思想，他的生命，他的靈魂！槐葉落在地上，彷彿落在他的心上，驚得他狼狽四顧，猶如丟了魂底小鹿。那些不可捉摸的暗探在什麼時候，什麼地方都許出現——這正是他和他的朋友所急於要解決底問題。他並不怕那些拿錢雇來底，以血爲戲底捕快；他怕死——他怕死後！

他倚在朋友的臂圍中，緩緩從花葉扶疏底，荔枝和牽牛花架成底過道，向內院走來。

院中異樣的靜，從恐怖裏生出來底靜，所有的婦女和小孩早已聞風避開，彷彿死神從什麼幽闇的窟穴走來了。在北房窗外有五株向日葵，垂頭喪氣地，你搖我曳地耳語着，要折斷底樣子。他們的戰慄的身影，從過道口投入小院。這是後院。從這裏過一個小廳，便是前院；出去前院，便是一條門巷，通到村中的大路。他的朋友說，在每一個轉灣的地方或是門道，他都已派好個夫在那裏，爲的報信底迅捷。他們從北窗下經過，屋內發出一個老顫的低呼，使他不覺毛骨聳起。這是朋友的母親，在焦急中的問聲。

他在小廳中憩下，沈悶地望着對面

的壁畫——這是一張古香古色的‘冬獵圖’。爲專一自己的精神起見，他只看着畫上的一個物件，那隻帶箭狂奔底——是什麼呢？他不信自己會失掉視力，然而他認不清那究竟是一隻狼或是一隻鹿；但是牠在雪地上是無有疑義的，還滴着血。他忘掉了自己，若非他的朋友從隔室捧出一盆臉水，和一杯熱茶給他提神。他接過解渴底茶杯，因爲他嘴裏充滿了塵渣；他把杯子舉在唇間，很快地又放到桌上。他的眼睛望着桌旁的朋友，疑問地——他又把杯子舉到唇上，張開嘴要啜一口；噢，杯子又低放到胸前！

“可軒！”他的手抖擻着，低低地呼道：“你聽這是什麼聲音？”

“什麼也聽不見。”他的朋友奇怪地，心疑地看着他，踱到門側，凝神向外聽，於

是臉色漸漸白了。

他靠着桌子，努力將視線移到畫上——那帶箭的是什麼東西哪？——但是很遠的很遠的，那是什麼聲音哪？這樣嘈雜，這樣高聳，這樣讓他不安，以至于右手端住底茶杯，一口未沾地，砰然粉碎在磚地上！在門口站着底屋主的臉色青中帶白——更青更白，和畫上的雪一樣。那付古香古色的‘冬獵圖’，讓過道的風吹得拂動起來。他們一句話也沒有，對視着，同時又都移目畫上——噢，這付古畫今天真格外的生動呀！

“後面去！”他的朋友無意識地喊了一聲，從門內一踉而下，向前院奔去。

他靠着棹子，惘然地看他的朋友的奇怪的舉動，呆呆地凝佇着。現在他只有等——他的恍惚的目光又落向對壁

的畫上，那裏有能飛底獷禽，有善跑底野獸，雖然獵人騎馬在後面遙遙狂追着。現在他只有等——但是巷外的喧聲移到巷內了，更近——更近，移到大門外了。現在他只有等——他的朋友在車門外伸着胳膊，唇焦舌敝地，向外爭辯着；於是門外鬧聲更大——更大了。現在他只有等——被等底朋友狂也似地跑回來，汗流着，喘哮着，翻身遮住門，向他急忿地喊道：“到後面去！”

從過廳跑出，一直穿出後院，他來在花葉槭槭底，濃陰的花架下——只見後牆罅口顯出無數的人影，來來去去，唧唧嗷嗷地隱伏着。

他又折回後院，迷裏迷胡，踏折了一株徬徨無主底向日葵，竄進北房。一位老婦人蹣伏在園角，抬頭瞥見他，吃驚地叫着。他用左手扶在葵邊的小紅漆棹

上；但是，這是什麼東西在手心磨得癢癢？他舉起左手——就在拇指下面的手紋裏，還黏着那已死底油蝸的肥實的一隻後腿——他微笑了一笑！這樣奇怪的笑，當他摔掉手心的後腿底時候——老太太爬下窗，欲問未問地，向門外探出髮髻脫散底頭；但是立刻又喊了一聲，縮回頭，迎身擋住門，彷彿有無限的活力，來防禦她兒子的知己好友。他靠在小棹旁抖擻着。

“諸位，”他的朋友竭力攔阻着黑魘魘的一片人影，在近房門的僅餘底一株向日葵下立着，用手指着迎住門底老婦人，澀苦地嚷道：“諸位請看，這是我母親——我母親！她上了年紀，你們誰要傷她一根頭髮，——諸位，督辦也是我的好朋友——小心我和諸位算賬！”

於是靜了——靜了——一秒鐘，五秒鐘，五十秒鐘——一分鐘！他藏在這顫威威的老太太的身後，臉色鬼青，忍耐地等——但是他的神思疲忝了，目光無聊地移向匠基，移向匠帷，移向匠端：在這裏疊積著夏日用底裕被，玉色的本地綢，雜著天青色的小梅花。這是人們白日生活歸宿的地方。毫不躊躇地，他一躍上牀，扯開被子，將自己從頭到腳裹在裏頭。沒有聲音可以讓他聽見了。爲什麼要這樣做，他自己也不清楚；然而他不是有所恐懼，是倦了，在這無可爲力底掙扎中。

同時從石階下，躍上一個穿灰色軍衣底兵，推開那攔在門口底頑固的老婦人，大步踏進屋裏；於是隨著第二個，第三個……於是牀上的一裹圓的綢被，白地青花，滲出紅的——般紅的，



一滴一滴——漸漸全浸入紅水中，變成了欄間紅芍藥的紅色。

十五年，十二月。



## 關家的末裔

設如從鑲白旗向東南望，便見雲樹中隱約露出一綫圓弧，我們學校禮堂的頂尖。牠在圓明園後面東北附近，據說大禁內侍衛的旗員的眷屬，在前清時，多寓居在這裏，想見牠蔭庇於皇恩之下，一定享過繁盛的日子。如今，所有的勝景都過去了，牠的光榮的史蹟也漸漸爲人忘掉，差不多成了陳迹，自生自死地湮滅下去。這些破敗底房舍從第一次建築以來，大約全再未曾翻修過，隨着牠們自己的愛好，向四方撐出塌落，偃偻着，傾圮着。牠們並非零

零星地散開，一家挨一家，殘磚碎瓦，南北兩排，中間一條坦闊的修途，可見當日櫛比的勝況。許多柳樹，雜有榆槐楊棗，橫豎於村裏村外，有些完全剩下幾株枯枝在陽空中顫擻着，有些還強支着幾片飛舞底黃葉，發出一種蕭瑟的沈吟。所有這些眼前的事物都呈出淒涼的景象，尤其在現今冬寒的時候，爲目下的後裔忽畧着，蝕老着；後裔沒有心力顧及牠們；牠們，殘邁的，飽經變難的，彷彿在冬陽裏，迴憶着已逝底暉耀，也絕少一念來想到如今的屋主，就讓偶然想到了，也只搖顫着，咏嗟着不成語言底感傷的音節。

在這荒涼的村裏，有一式微底故家爲我所熟悉，的確，牠的主人翁和我還有某種相當的關係。他曾經在我們學校做過校役。因爲我自己毫無公子大爺

的臭味，喜好同無論何種人的深心接觸，所以能比較容易地求得到對方的信仰。我曾說了‘求得到’三字，其實這並沒有多大的語病：因為在職業上雖然人有所謂等差，在人格上却原都是平等的；尤其這種字眼最適宜於我這位校役——不如說是朋友罷。他喜好靜默，不愛和學生閒談岔語，難以令人捉摸他的脾氣。我對於他有種迷茫的同情。

他的憂鬱的性格是十分的顯明，而且又如此的柔和，常常使我覺得他像一個小女孩，像有癆病底方開識底姑娘。他的舉止太溫煦，太靦腆，至少似曾生活在有道德的家庭裏，或曾拘束於近乎苛虐的管理之下。他缺乏浪漫的英雄主義。在校役中，他處於孤獨的無助的地位，沒有一個合意的伴侶；就是在

鄉中也是如此。他們也彷彿蔑視，譏憎於這種貌似底矜持的尊嚴。有時他陡然停住自己方開始底語句，爲糾紛的情感煩擾着，望着對方，習慣地等着已說的對於人們所生底效驗。他的低幽的語調，他的不安的神情，顯出他彷彿有所憚懼，憚懼於一件隱祕的洩露。我應當補加一句：他的年紀大約有二十五歲。

沒有人見過他的忿急的面容：幽靜，和美。他的怒火是不容易發出的，也許悶在心裏，自己給自己寬解着，忍耐地盼著什麼事情的成功。其實我從來沒有見他談到要做一番功業。未在學校做校役以前，他並不像別人去種麥栽稻，也不做買賣，也不會當巡警。他同村人閒談，常常顯着不致罪於人底幽雅的笑痕；在家裏，就憂煎似地在額上顯

出皺紋。他的褻急的火氣雖不常見，在母親面前却又兩樣了。她常向他嘆氣，雖然沒有什麼嘍嗦來時時麻煩他。無論如何，她總有點不愜意於這獨一的兒子。她並不責告他，或許她知道他的隱情和苦況，或許她心軟不忍：我想屬于後者。他在她面前喫飯捧筷子，並非稀有的事，却不吵鬧，安閒地使着氣；這時她只斜瞥他一眼，嬌縱地，沈默地原解了這種反常的激動。

在他少年的時候，每隔四五天，母親總領着他到離村不遠底，已成古迹底廢園來一踰，提著柴筐，蹣跚地，隨意各處撫覽着。她並不是壹意要在這裏檢柴，彷彿有一種奇特的習慣，超情的癖嗜，在一片遺墟中，不自知地虛構着樂土，慰藉着疲煩的生活。常常走乏了，她坐在蒼石上，興味濃郁地，給兒子娓娓講着

一石一木的故事。這些繁瑣的，典麗的，廢園的過去，從老嫗嘴中喃喃出來，活靈活現，似乎是她佝僂底灰色的記憶的全體。她的童話是神秘的，有生命的；她的說書底情態是傷感的，極蒼邁的——他惺忪着一雙小眼，酩酊地，聽着，夢着。他（這完全爲遐思充溢底野心家呵！）說，他相信母親從前是住在一個無涯涘的，金碧輝煌的宮園裏；將來（誰清楚什麼時辰呢？）許能把他重領到那快樂的仙鄉，再無人來譏嘲他的孤零。革命的風冷不防地吹來了，吹息了紫禁城裏的燈火，紫禁城外的燈火。

譬如說他的憂鬱的性格是因爲受了這種影響的緣故，實在兩可難定；就我所觀察而論，有些也未可知。那故事的本身早已乾枯了；只是牠的迷漠的



灰影遺留在他的心上，却抹不下去了。不覺不識，那成了他的理想——他的安慰。

這個心志薄弱的校役——這種有損家聲底職業，我敢說，他是常常想違抗的。的確，他每想做一點更偉大的有榮譽的功業，至少他曾天天坐在我們寢室過道的小凳上幻想着。他夢着一切的光明，母親在幼年鋪叙底過去的繁麗——這些許有重來底一日，不知在將來的什麼時候。提起現世使他最頭疼。但是，他沒有毅力反抗這種頑強的運命。在一個所謂的貴族學校當一名清閒無比的差役，對於他是不適宜的；當他給我沏完茶，倚在書棹角，總不禁起一種微微的，革命的嘆息，帶着幻想的意境，幽幽地道：“我——我——在這裏待的太久——太久了！我想，自己該做

點——別的事！”我安慰着他的愚駭的悵惘，這在別人一定要譏笑他一陣。

他在外面做事，回家時候很少；每一歸來，總要交給母親幾塊錢。母親在接過錢底時候，常常禁不住有種傷感，淚一點一點地濕了手心裏的銀圓。那天他們有一頓好飯喫——有兩次我曾同他們一塊兒喫，全是偶然的。大家興致都非常高，叙着不斷的思念。她不願意，寧可說是捨不得他在遠處做事，唧唧噥噥，向他聒噪，讓他辭掉那卑賤的事情。他對於這事很淡漠，說有什麼更好的事情對他適宜呢，他還能適宜什麼更苦的工作呢？於是母親自嘆道：“孩子，這簡直是自來第一次！這辱沒——辱沒我們的姓！”

無可奈何之中，他便向她柔笑道：“沒有關係，我們已經姓關——一個字

簡當些。”那麼，他們究竟姓什麼哪？

兩年前，他聘娶了外村的一位女子。據說旗上從民國以來，還沒有見過那樣的熱鬧：一頂軟呢采轎，十幾對的吹打手，四隣的老老少少，行了半天底喜禮；他遇見親友底笑容也跟往常不同，只有這一次想是他的真笑。他很興奮，舉動更溫柔，不自然；那一身新郎的華服，自然使他分外俊秀，分外新郎氣味。母親尤其有精神，紅光滿面，既持重，又客氣。他們都熱盼這位新客，她要給他們攜進福星財神，她是這朽木似的家庭的中心——一個月過去了，事情漸漸不如意，兩位婦人合攏不來。說不清是誰起首來嫉惡，也許第一次是母親；她不满意自己的兒子，爲什麼却從未講出口。最初她還保持自己的尊嚴，身分，體面；後來，哦，都變了！什麼事她都低首

下氣，聽媳婦的吩咐，從未違拗過；兒媳做了婆婆。她怕兒媳；但是，據說，她怕的是自己的兒子。她愛兒子，太愛了，每件事都要看孩子的臉色。

不要以為他不愛母親，他是說不出地體諒她，但是，多麼奇怪的事！他從不敢迴護她一句。妻在他面前，無論有人無人，總是熱譏冷諷地引鬪着他，如同弄一條獅子狗：她顯然不十分喜歡他。她曾向隣人說，不知前世做下什麼孽，她今生嫁到這樣的家裏。

夠了，這張家庭的過去的圖畫真可以在這裏停筆，另起爐竈；但是，讓我一——自從他離開本旗，母親常獨自在廢園裏蹣跚着，來的次數雖不如昔日的殷勤，却像給淒涼中增了一個幽靈，時而現，時而隱，有人還見她同木石喃喃不已。近兩年來，她更形老了，精神頹唐，飲

食一天不如一天，說話不時有些顛倒，什麼事都記不起來。她要扶着拐杖纔能走路，沒有人再敢同她講話，因為她常常說些他們不懂底事物——許多許多古怪的事物，除非一個神仙纔能見過的。她最愛倚在門前的老槐樹，離樹不遠有一隻殘破底小石獅，眼裏發亮地指着道：“這裏——這裏——他坐過！”旗裏只剩下她的年紀高了，沒有人能猜出她的謎；一般人都相信她是痰迷住，半瘋了。在兒媳面前，她的神情反而清醒點，撐着抖擻底骨節，去燒火做飯。她常想同兒子多談幾句，嘴唇顫動得青白，吐不出一個字來——她的心給毀碎了！她愛兒子——却怕兒媳！難道是因為疼兒子纔怕兒媳嗎？

但是，她兒子，他是多麼溫柔的性格呀！他整日價默坐在兩排寢室的交道

口的右側，兩隻腳有時向內靠在方凳下的橫木上，有時交換地疊架着，腰背僵僵，眼光向下，無聊地數着地板的木紋；他有一個瘦黃泛白的沈靜的臉，襯着煦和的表情，頤唇間一種刻板的天鵝絨樣悲哀的微笑，兩條淡淡的斜趨底疏眉，兩隻動愛的，笑時如柳葉底細眼：他完全不像我們普通所想像中底，同式模型製出底僕役；他實在像，恕我這樣說，一隻極溫馴如意的犬呀！當被呼喚去泐水，購零食，寄信底時候，他發出一種徐徐不迫的抑揚的‘唉，是哪！’‘唉，是哪！’這聲調的柔脆與幽顫，總激起我心弦的跳應。

他坐在凳上，沈鬱地空想着，現在我知道他是困在家裏的糾葛中，自己的煩憂和一種不可追摩的幻景中。他不時地乾咳，有時很利害，一陣一陣地連續

着，使他不得不倚在過道的牆上；我問他，咳嗽得爲什麼這樣兇；不自然的微笑暈上了他的瘦頤，像山澗的潺潺的流聲，他回說不過是稍微受點寒，天氣太壞了。他的精神萎靡不振；他的一雙眼睛射出底光是仁柔的，散開的，沒有力，沒有焰；他的意志大約從小就消耗在不可知的環境裏了；他不煩燥，有無比的忍苦底容量——有一次他給我講，夜間他不能安眠，一點不能；常常一整宵睜着眼睛，在寂黯中，自己彷彿預候着某種勢力的來臨——是希望嗎？他的心神不安定，他怕眼前一切能接觸的與不能接觸的，可憐的弱者！

兩月以來，我再沒有看見他，這小蟲意兒！他自以爲是底寒症許更增重了，因爲我總忘不掉他的沈美的癆病似的面孔，枯澀的咳嗽，和某種不可形容的

伊鬱的神情。實在，他自己不能慰解自己。只要想到母親，他覺得她是天下少有的，那樣愛他，要成全他——可是她老了，半痴地黯淡地希望着，始終不能解脫自己的兒子。民主國似乎沒有他們的位置——誰知道如今他潦倒了，命運重重地打擊着他，同那些零零落落的頹屋一樣，爲一層灰霧羃圍着，孤露地生在廢墟的中間。

有天他的一位隣人，也在學校服役，給我仔細講，這兩月來，他的氣色很不好。他覺得胸前發悶發脹，隱隱作痛；喉嚨有痰般的東西壅結着，使他不得不咳嗽；以後神色清爽些，茫然地，用力向四牀尋，什麼也尋不見，什麼也沒有——嘆息着！咳嗽着！吐着血！我們（那隣人說）問他想什麼，要什麼；他搖頭，不知所云，慫怨我們的唧唧噥噥，



因爲他聽不清我們說些什麼。請來底大夫一總看了三次病，並不開藥方，只讓靜養；因爲醫金要付現，他老婆至今還未肯去再請。前天黃昏，她流着淚，向探病底隣居冷然地說，他聾了，也快要瞎了。他一點沒有聾，也並不要瞎；他許是心裏有事，有件不能告人底愁秘，同他母親一樣，對於將來存一種隱約的希望；如今讓病魔糾纏着，使他苦惱，使他恐怖——他是常常有種想頭在怕。我們怕鬼；至于他，哦，不清楚他怕的是什麼；燈焰，黑影，飄懸底塵絲……一樣一樣都使他不安。好像這些東西都有傷害他的惡意。

他對於誰都疑惑：從他眼前飄忽過去底事物，無論大大小小，在他心上所留下的，只是一個不可信的灰色的影子。甚至于他的母親，有點顛三倒四，

在他的面前，也時時引起他的顧慮和皇  
栖。她要把他的心帶了去，帶到一個人  
不知鬼不覺底地方，這個地方爲人間  
所沒有的。最奇怪的要算她老人家，沒  
有人能料到她心的隱邃。她似乎漠不  
關心兒子的病，這樣可虞，這樣險重；  
她讓我們不要過於分神在這種無可救  
藥底惡症上，指着門前的石墩，向我們  
說不久就有救星來的——“下次他要  
在這裏一坐，我兒的病立刻會好的——  
我知道！他要來的……不久……出不  
去十個手指！”誰清楚她說些什麼呢？  
但是，多麼一件奇怪的事！他雖然惛惛  
沉沉地躺在牀上，只要在妻面前，立即戰  
戰兢兢，毫無話說，毫不執拗，彷彿另是  
一個新人。她，平常極了，狠辣極了，這母子  
都在她的興頭上喘延着！

就在從未見他底第八個星期日的

下午，這同一的隣人，伴着我到鑲白旗來探問他的病況——我心裏有種不可遏止的欲念，興感，同情，雜着好奇心，誘着自己向這個式微的家族——在路上我們全沈默無語，煩鬱着，好像生命的活力要自居一方，拋開我們的肉殼，靈魂……差不多我自己也在一種病的勢力之下！兩旁稻田乾凍着，露着些一簇一簇的枯草，間或有幾片麥地，寸長的綠芽在畦上披拂着，呈出新釉的生意。

他指着路北一座殘圯底院落向我說（因為他以爲我從未來過，和讀者一樣），這便是關家。小院圍牆的東面是一條長形的土堆，離地斜高約有三尺，有一條踏平底小徑通到左近的麥場；南面——門這面——只是一列疊積成底殘磚，約四尺高，夾着兩葉前仆底門扇，無

憑地空立着；其餘兩面雖仍舊兀然完存，在牆頭上，磚縫裏，搖曳着一叢一叢的枯草。院內正面有三間同向的，磚到脊上底破屋，瓦簷上仍然鋪遍了夏日生底枯草，微微向東歪下去；緊靠西牆有一間高及人肩底小屋，這大約是後修的，在裏面燒飯用；牠的旁邊有一堆碎磚，霉潮着。最觸目的就是門左一棵蒼枯的老槐，杈枒四布，樹身三五人攏抱不來，從院牆外橫鋪進院牆內；離樹丈多遠，有一隻三尺來高的石獅，獠猛地蹲在地上，前臉已經平平地削毀，後腿和尾部看不見，或許瘞壓在土裏，爲什麼只有一隻，爲什麼缺少石座，却不清楚了。

在那棵極老極老的槐樹的裸露底粗根上，倚坐着一位像有同樣老皺的僵僵的婦人。我們在她面前丈遠的地方立住。她的眼睛向天空望着，毫不轉

動，彷彿在夕陽迴映底青絳的遠鴛中，顯着她的疑影，有皺紋的希冀；好像失望了，發出一聲空遠的歔歔的低吟；她回過頭來，凝視着身前的石獅，臉紋動了動，迴憶地自驚道：“什麼聲音？馬蹄響——”她抬起頭來，顯然瞥見我們，從幻夢裏喫了意外一驚，眼眶——黯陷的，翳瞽的——射出異彩，極興奮地從樹根坐處跳起來，惘然的呼道：“他來了！”我知道她呼的不是我也不是隣人，她在嚷出自己下意識的虛像。

隣人很感動地跑過去，握住她的顫擻底枯疲的手。“他沒有來——這是學校裏的一位學生。”

“我看見他——在石獅上坐着——他沒有來？”她遲疑地向口外瞥了瞥（我已經從她記憶裏逐出來了），完全失了力，摸索着在樹身旁的拐杖，喃喃

道：“我坐在這裏等——太久了！”

屋裡發出一個女人的焦燥的肆詈的呼聲。

這粗俚的怨罵落在她的耳中，生出一種絕奇的效驗，征抑住她的顛癡，幻境，使她恐懼着，向門內屏息地靜聆，不知如何方好。她手裏的拐杖也彷彿在顫擻，在向門裏躡進。隣人也輕手輕脚地，扶她走向正屋裏。

我一個人留在石獅旁邊，神經十分地緊張。天下差不多都是一種奇怪的遇合，譬如在這樣大廈將傾底故家中，有如此一位僅有的權威，雖然她不能逆應來運，却正有種驚異的勢力主宰着這喘息下的生命。他們全在夢着光明，呻吟着；只有那强有力的或許盼得所望——她可以後嫁，脫開這式微的故家。但是，我現今站在這年深代遠的枯槐

下，聽着從屋裏透出底詛咒的惡詈，不由生出一種厭憎，厭憎這最強有力底兒媳。她是債主。她的橫暴，他們母子並不加抗力，也許明白阻抗是沒有用的；他們自己的幻思使他們隔着烟霧來看這不清晰的世界，忘掉了人類最高的本能。她的無禮不過是他們失望中極小，極小的一涓點——他們的心頭的熱焰已經過去，唉，現在他們已經枯臘，只剩下最後輕飄的吹熄了。

屋內的吵罵忽然靜息下去，始終未曾聽見辨白的語音，在這頹圯的院內，淒涼得沒有生命一樣。不久從正屋內閃出一位中年的，壯實的，男子似的婦人來，在階上向院外張望，最後視線轉到我的耳上嘴唇微動，顯出客氣的微笑的意思。她的意思，我理會，大約是請我進去，那位隣人許告訴她我的來意。“他

病不重嗎？”我這樣問着，不待她的答語，從石獅邊走進院內。

她諂媚地笑着，趨迎到階下，向我行着請安的旗禮。

我在院心，就瞭見屋內正中靠牆，有一條兩端上捲底長棹；及至到了屋裏，纔見牆上還懸着一幅映日底，通俗的關羽讀經的彩像，我想牠之所以供禮，許注重在房主的承姓，求佑的緣故罷。一張方棹，兩把高背的紅木硬椅，一個高大的方櫃：油漆蝕落，轉成膩紫的黯色。長棹的左端，擺着破碗爛碟，中間還夾着一盞缺座底洋燈；牠的右端，有一個塵封底長匣，玻璃已經碎了，裏面放着半根腰折底玉如意。沒有一個屋隅沒有塵網。這些鋪陳是窶舊的，和我從前所見的還一樣，或者更不堪入目；然而增了一種聲音——最觸我耳官的，便是一



陣一陣的喘吁和咳嗽，從左室傳出來。

隣人從左室露出頭來，向我低低招呼着，他的臉色更憂鬱了。他讓我進去，自己却微驚地走了。

我在左室內門邊站住——呵，我的可憐的朋友！他斜躺在匡上，蒙着一條烏膩的絮被，上身靠在匡端的枕上，慘白的面孔向着門，向着我，一種憂愁的笑意從他的顫動底唇間印出來。他的眼睛向下深陷，顴骨凸出，瘦得被下幾乎像沒有人；每一咳嗽，他的額端就滴下汗粒，頤間透出緋青色，漸漸又黃白了；屋裏一個火爐的綽影也沒有。我不知由于冷或其他的原因，不自主地戰慄着。他不時用左手拍撓前胸，大約是肺炎的焦灼，使他抽攣着，苦痛着，呼吸不靈；有時用右手不自在地向空中摸索，然後詫異地按住眉端，恍然地嘆息着。

他似乎知道是我來看望他的病況，感謝地微笑着，什麼話也沒有。

室內靜得怕人——他母親跽屈在向院的窗下的高凳上，像一堆深黯的衣服，向窗格中露出底灰空望着，偶而聽不清地唧噥兩聲；兒媳在室外噪怒地呼她出去，她渾身擻着，從高凳上慢慢往下爬；她並不立刻出去，站在室心，靈光迴照地，憧憬地，向牀上的病人迷悵悵看着，那是從前她暱愛底寶貝，理想的明燈。她的瘦癯的嘴動起來，一個字說不出——兒子在夢囈中一樣，忽然衝着面前的人影狂吼着：

“你——你害了我！”

母親的嘴唇又動着，吐不出一個音，兩隻昏花的老眼閃着淚水，悄悄摸索出去。

他的左手胸前不停地抓搓，沈煩

地忍受着身體上的苦痛，喘息着。他忘掉屋裏還有什麼人，眼睛黯淡地向西邊小窗詫視着，陽光一縷從紙隙照在他的身上，這使他奇訝，疑猜——究竟什麼東西這樣的雪白呢？他的右手猛然向光一捕；他恐怖極了，汗流着，乾咳着；因為依然握了一個空。忽然他聽見了什麼響聲，虔神地向外盼着，於是低低自語：“來了——來了——二等護衛——世襲——老人不騙我！”他轉過頭來，好像見了一個使他惕懼底妖靈，當他女人向我笑着走進來底時候，渾身抖擻，精神比較寧靜下去。

“死人，你忘了我的囑咐……”

他的病色立刻更透青了，彷彿一件極難堪的隱情觸動了他的恍惚的意識，斜睨着面前的權威，回頭向着我——現在又想起來——依然溫煦地微

笑着，深陷底眼窩又擠成一條極窄的柳葉——枯黃的柳葉，不自覺地說道：

“先生——可憐——賞她點錢罷！”

女人的失望的鐵青的面色，不僅是她的丈夫，連我也十分地惴怯。她的厚唇掀起，發出不清晰的咒聲——頭髮突然從髻上脫下，披在頤肩，呵，可怕——在這種杌隉的情形之下，我聽見屋外莎莎的風聲，像綿羊底哀咪，極其蒼涼。他在迷茫中，靜神向外聽着，呢喃道：“來了——來了——完了——來接……”他的眼睛睜得異常的空大，射出不能攝人底奇光，向室內狂笑着，說他聽見門外馬蹄得得的奔馳。他的精神十分興奮，盲然地，用手向空中握去，彷彿握住了馬韁……得得……來了。他偶然回過頭向小窗望着，那白光不見射進來，一塊一塊的破碎底窗紙條，却颼颼地懸

舞着：他恐懼着，這是什麼東西作祟；汗滲下來，一陣一陣乾咳着，嘴角的殷血——他的形體同黃灰一樣，黯淡下去。

我從室裏受驚的跳出來，朔風狂吹着，惘然不知所趨，耳邊還隱約聽見女人咒詈的聲音。我的腳還未曾跳出院門，隔着短牆，瞥見那棵老樹下有一團灰影——這是誰？我的心不住地激盪，恍惚聽見從灰影發出一聲幽咽底嘆息——這是他的半瘋的母親。

我從她面前走過。

一片灰雲從天空浮過，露出悲涼的孤月，月光穿下枯枝，映着他的四圍。我壯起將碎底膽，轉身在她對面停住，不顧她是怎樣地詫驚，從衣袋急忙掏出兩塊錢，抱歉地說着極柔和的介紹語，把錢放在她的手心。

“什麼？你敢侮——”

她的僵硬的腰軀陡然伸直，嗷嗷地，吐着燥怒的澀音，像一位嚴肅的老福音，擲着枯臘的手，把那兩塊燦亮的銀圓遠遠拋出去，碰在丈遠的石獅上，丁當地震響着。月光映着她的陷空的眼睛，和貓眼一樣。

她的兒媳從屋裏跑出，臉色泛白，喘哮，在我面前搓着手，張着很大的墨腫，披散着髮，向我低不可聞地懾懼地道：“先生，他喊——喊哪！”

在北風的狂吼中，我聽見一聲極尖銳的絕望的狂呼——人類最後的哀籲。

十五年，七月二日。

# 西山之雲

## 第一章

“先生，就是這些行李嗎？呵哈，這一個皮箱子很有分量哪！裏頭都是書罷？”

“是的——屋子裱糊好了沒有？”

“一嶄新！先生——我說句笑話，比辦喜事底新房還要新！那不會錯，你自己會看到的。好了，先生，就是這間——先生，請進！我不扯誑，這不合你的意嗎？”

他站在屋心，四面迴視，唇上帶着疲恭的微微的笑意，向房東表示滿意

地點頭，這能說不是出乎他所預料底精舍？一套兩間的北房，中間隔着板壁，分出裏外。窗戶開在東面，當中鑲着一塊大玻璃，白帷低垂，四圍糊着青紗；清晨在這裏望着朝陽漸漸地升起，倒覺有味。屋中桌椅應有盡有。他移步向內室的門邊，先伸進頭瞥了一下。北牆下是一付牀鋪，迎面有一個和外間相似的玻窗，南面也開着紗窗，並且比上述底還要寬闊些。他走近南窗，揭起白帷，好像有什麼疑問似的。

這時房東已將書箱擱在外間屋的桌上，隨着走進裏間；他立刻覺出這位年青人的心思，向前緊趨了兩步，指着窗外道：“看！——這兩棵丁香花！正午的時候，太陽一點也射不進來，都讓牠們給遮住了。”並且，房東雖然沒有說到這層，試想那丁香樹的濃綠的枝



葉，紛紛披披，映在窗上，投入屋裏，也正很好看。

“先生，在這裏擺上一張書桌，”房東轉身向西窗指着，像說書的，向他道：“對面正望着玉泉山，玉泉山的塔——你上那兒逛過嗎？——你坐在窗下吟詩寫字，最好不過！”於是他又轉過身指着外屋桌上的書箱，向正往外走底歇暑的客人猜謎似地道：“我敢說那裏面全是洋書！學校現在用的都是洋文，不是嗎？”

這年輕的人嘴邊漾着似笑非笑的微痕，一壁聽着房東的自賣自誇，一壁向院內走來。他立在門口，告訴房東替他解開行李。暫且把屋內布置好。房東剛又想起幾句自謙底套話，眼看他已經走出去了；於是倚在行李上，看着院心的倩長的背影，低聲自語道：“這

傢伙有點傲勁兒哪！”

從山上吹下一陣微風。在這年輕人從丁香樹旁步過底時際，兜起他的月白色的綢衫來。陽光爲浮雲掩過，他立在院心向四面看。假如這裏要叫做院子，還不如改稱家園又雅緻又妥帖。居室的對面，五丈來遠，靠牆有一座葉蔓扶疎底葡萄架；架下的中間有一個開口極小底水井，旁邊水漕裏盤着繩子和汲桶；從這裏分出底水道，曲曲折折向兩邊菜畦流來；畦裏種着油菜，韭菜，玉葱，都正開着白的黃的綉球般的小花。西牆角斜欹着一棵垂絲萬縷底綠楊柳，飛燕穿來穿去，相戲語着。在自已居室的後面，還有幾棵更高更老的榆樹，搖曳在瓦簷上。這是最後的一進院子，除去兩間北房，在柳樹旁，還有一間小屋，積了許多農耕用器和破家

具。

離小屋一丈遠，在院牆上開了一個小門，從內倒鎖住了。

這些半俗半雅的情景，如釋重負地，使他嘆了一聲不是城市中所輕易想得着底嘆息。往遠看，這些秀峯青巒更多麼擴大他的煩鬱的胸襟！山後還有山，塔上還有塔，雲在其間游來游去，一片迷離。眼前是綠的色香，更遠處是淡碧深青，漸漸和烟霞混成一物，辨不清什麼色和象了。這裏彷彿別具一個世界，簡單，高雅，偉大；惟有這一類的地方，纔能重生新的靈感，洗去城裏的暑熱，鬱悶和虛僞！

他信步向前院踱來，覺得自己現在極自由，一毫不用拘束，猶如剛出了陰慘的牢獄底囚犯，重覩天日，不禁更顯出驚訝的神氣。這好像很奇怪，他會

有一天，並且有三個月的繼續，生活着一個燕似的生活！在這質樸的小園中，他能說不像一個游魂？實在，用不着替他隱瞞，他在北京所過的很難說是一個大學校學生的，甚至於人的生涯。牠們對於他是這般的新穎，奢華，漂亮，喧囂，富於引誘力，不久他就覺得索然無味了；並且不僅此而已，牠們給他一種說不出底苦痛的刺戟，可以說是懺悔的，煩悶的，尋不到同情底情感。他決意暫時和牠們分手，到西山下來避暑，過一種清靜的自娛的生活。

前院是南北遙對底兩座平房，住着房東的家小。這兩面房子全是白紙，（已經塵黃了），糊好底窗櫺，只是南面的當中有一塊五寸見方的小玻璃。從這間屋內發出女人們隱約談笑的聲音，其中有一個特別銳利。他覺得有人從

小玻璃窗中偷覷他。天下最少見多怪的，再莫過於鄉野的婦孺，他們不僅在好奇地斜眼看你，並且讓你聽見又聽不見地，低低地評判你。在院階上擺着幾盆月月紅，夾竹桃。展放着她們的鮮妍的花蕾，於山明水媚之下，格外透出精神。在北房窗外掛着一個鳥籠，裏面撲籟着一雙小黃眉。院牆是石塊亂砌成的，雖不算高，卻結實得可以。這一切都給他一種新的意趣。城裏平常人家的院落。其實和這裏差不了幾許，但是牠們都缺乏幾樣東西來陪襯，例如：新潔的自由的空氣和真實的質樸的自然。

穿過院子，他慢慢踱到門外，臨着一條鋪滿細碎小石底狹山道。這是一條斜上的羊腸小道，從此可以奔往薛家山。那歷年栽了活松樹又栽活松樹

底地方。兩旁有幾棵棗樹，開着和葉子一樣顏色的小花。莠草十分茂盛，直鋪下山坡，蔓延到大路上。相隔不遠，在山道拐彎處，有若干村舍，也多是石塊砌成的。站在這裏，所能望見的却有無限的延擴，因為一面雖是連綿不絕的高山，而另一面却正是無盡的田家的綠疇，配置得非常停勻，極能引起畫家的美感。

從山道上跑下一個小姑娘，天氣既然熱，又加以跑的緣故，所以在她的萍果的小臉上，襯出俏麗的海棠紅，流着汗水。她在他身旁立住，兩隻眼睛像水晶豆似地翻滾，向門內望着。

“先生，您瞧見我娘了嗎？”小姑娘向他問道：“我知道您剛從院子出來。”

他微笑了笑，輕輕回說不知道：於是小姑娘扭轉頭，喊着他聽不清底聲音，跑進去了。他跟着也走進來，已經看

不見那天真爛熳的小女孩，不知進了那間屋子。小玻窗上的紙帷垂下來。浮雲裏露出陽光，曬滿了院子。在窗陰下的籠中，小黃眉慵慵地閉攏雙睛，做病春底夢。無處不是夏的寂靜。

他走進自己的屋子。

在東窗下擺着一張小長方桌子，上面放着盥浴的應用的什物，最迎目的是一盆新綠的海棠，房東纔移來的。在內室的對面的窗臺上，也放着一盆。椅上有房東打好的一盆涼水，預備他揩臉。這觸起他一個新問題，就是每天換下來底衣衫，誰替他洗。房東汗流浹背地，在裏間鋪牀，聽見他的腳聲，伸起腰向他望着，詫異地——第一因為他打開那些行李，覺得太華侈，與往年來住底學生不同；第二因為他弄不清這位年輕先生究竟是怎樣的脾氣。

蕭方璧是他的名子，但這對房東有什麼用哪？假如房東能曉得他的賃房的人清楚些，不用說，對自己是很有利益的；譬如說，這學生的習慣，嗜好，家世，等等。

蕭方璧脫下長衫，問房東關於洗衣，用餐，種種的問題。

“飯由我或者我兒子給您送來；”房東在他彎下腰洗臉底當兒，答他道：“至於洗衣服呢，離這裏不遠，有一家女人來洗——先生，您剛纔出去沒有瞧見一個年輕的女人嗎？呵哈，就是她！她的事情是很可憐的，以後再慢慢向您說罷。她洗的不會錯！”

“我看見一個六七歲的小女孩。”他把頭整個浸入盆裏。

“先生，那是她的養女兒——以後再慢慢向您說罷。”房東轉過身來要走，



在門口向他道：“你看屋子收拾得怎麼樣？”

“很好，隨後再整理罷。”他從面盆伸出水淋淋的頭，用面巾揩着，向房東問道：“我想起一件事，西頭那個小門爲什麼上鎖哪？”

“先生，假如——”

“好，你把鑰匙交給我；”他走到那所謂裝滿洋書底皮箱子前，把牠打開，取出一把滿灑着金花底玉柄扇子，繼續道：“高興的時候，我可以從小門走出，免得再走你們前院。”

“要是上山，還可以省掉許多路，先生。”

## 第二章

下午四點鐘，他從午睡中朦朧醒來，起初還詫異這是誰的房屋，覺得牠和自己很生疏。屋子是這樣的靜，只聽見微風吹着窗外的丁香枝，枝上有麻雀在啁嘶。陽光映在西窗上，但是屋內並不覺得如何的鬱熱。他看着屋內的配置，覺得也和城裏的不同。這可以叫做茅廬了罷？牠在自然中，和自然是一致的；這裏彷彿是一個誦經吟詩底地方，如房東所云；但是他自己不是詩人，更不是隱士，所以書桌上擺不出那種珍貴的詩集，真令人可惜；但是他的心是誠懇的，尤其對於自然，因為除去

避天時的暑熱以外，他到這裏是爲避社會的暑熱，爲慰解自己心頭的煩悶。他從城裏誠然帶來了許多書，所謂洋裝的，線裝的，大半屬於講哲理的，因爲現在只有這一類研討超於人生的真理，或能解救他的過去。他來避暑底計畫，未曾告訴任何男朋女友；他願這樣做，甚至於永久離絕他們。

他從牀上站起來，拿着面盆面巾，走出房子，在葡萄架下用小桶汲取井水。這對他可以說是第一次，現在他覺得這不僅是一種新感，並且帶着從牠生出底快樂。他把面盆放在井旁的石墩上，遊戲似地，把面巾甩進去，甩出來，忘掉自己是在做什麼。今年他二十五歲，有五分之三他犧牲在‘子曰學而時習之’底家庭教育，剩下這五分之一他跳出了小圈子，却又跳進了大圈子——社會，

於是他始終未曾明瞭享樂的意義，但是今天什麼都不同了：就是這一盆新涼的清水，也使他感到新趣。他俯下身喝了一口。

風吹過來，架上的綠葉微語着，他心裏非常恬適，不知做些什麼事，纔可以消磨這裏清靜的塵境。他忽然想到讀書——這不是他今日的可能的娛樂嗎？

他回屋裏來取書。但是在桌上他瞥見筆墨和信箋，觸動他要寫信底念頭。他並非真願向誰寫信，沒有人現在他願意來往；只是有一種過不住底衝動，要讓外人知道自己現在的樂境。他坐在桌前，擺好紙箋，手裏握着筆，想給誰寫纔好。簡直沒有一個在記憶中的姓名，他高興寫上。這樣無聊地過了幾分鐘，他插好筆，臉上顯出微笑的神情，推開

椅子，從衣架上取下長衫，一壁披在身上，一壁向書院走出來。

他從小道往山上走。心是空空虛虛，好像無物不能容納底樣子。凹凸不平的石子，縱遍了小道，各樣的顏色，各樣的形狀踏在腳下滾來滾去，發出細碎的模糊的聲音。讓驕陽曬得懨懨的雜草，微微有了生氣。夕陽西下，吹來一陣陣的山風，差不多把他從城裏帶來底憂悶都給消溶散了。小道向山裏折進去，兩旁有四五人家，靜得好像裏邊沒有生息。

忽然有一個柔脆的聲音，這樣熟習，這樣快地傳入他的耳內。路的右邊，隱在鄰居的山牆的凹處，在一家門首的石階上，坐着一位老婦人。她睜着昏花的老眼，只是望着他，彷彿驚異什麼地方走來底生客闖入她的幽闃的山居。在

她懷裏，倚着一個小姑娘，正是向他問娘的。她們大約正在談論他，因為他所聽見的是這樣一句話：“奶奶，就是他——”於是小姑娘伸出嘴裏底手指，向他指着。

他不覺在小道上站住，回首向小姑娘微笑着，走近她們的面前。她們茫然地望着他，不知所措。

“找着你娘了嗎？——老太太，這是您的孫女兒？”

“先生，是的：她很淘氣哪！”老婦人拍着懷中小姑娘的右肩，毫未覺察出她正對自己擠着小眼。“先生，您是在周家歇暑的嗎？”

“正是——老太太，你們貴姓呀？”

“奶奶，我們不是姓趙嗎？”小姑娘插進一句似答非答的問話，得意地向他繼續道：“先生，您要知道我的名

字嗎？我叫做菱花。不是嗎，奶奶？”

“多嘴！——”

但是菱花已經跳開她的懷裏，跑到小道上向坡下望着；忽然看見什麼似地，興奮地嚷道：“奶奶，娘來了，我瞧見她——”

他轉到菱花身後，果然遠遠看見一個女人向山上很吃力地走來。她的上身向前微偻着，右手斜攀在左肩後，彷彿背上壓着東西怕掉了似的，左手提着一個小手巾包。或者是身上負擔過重了，或者小道太崎嶇難行了，她一時搖搖不定地彳亍到這邊。一時又到那邊。她望見坡上的人了，舉起左手示意，脚步稍爲放快了些，漸漸走近了，她渾身浴於夕陽的迴光中。她顯然吃驚着，當一位陌生人立在菱花身後，凝睇着自己的時候。

她低頭從他身旁擦過，如釋重負地嘆息了一聲，倒身坐在門前的平石上。她鬆下右手，把背後的布袋放在身旁，用手指着牠，向老婦人道：“米又漲價了，這個年頭兒怎樣好？”她的兩頰分外的紅妍，汗從額上滴着。

“苦了你——”

“不，媽您幹嗎這樣講，一樣的。”她用手解開小包，遞給身旁的老婦人，向她道：“這裏是鹽——您瞧比往回要白淨得多哪！可是——”她覺得很不舒適，因為離她不遠底那個男人差不多是目不轉瞬地，向她看着；她很高興，自己唧噥道：“奇怪，這是誰！”

“娘，這是周家新來底先生！”菱花從小道上跑過來，也坐在她的身旁。

他隨在菱花的後面，向她們微笑着，倚在近牆的石頭上，道：“小姑娘很好



玩——不錯，我就住在那邊，”他舉起手向坡下指，但是因為身旁是山牆，所以正碰在上面，使他微痛。

她稍覺緩過氣來，熱也漸漸下去，臉上緋紅的顏色也褪了。她扶着石墩站起，覺得對面的眼睛還在上下打量自己。讓菱花拿着小包，她自己提起米袋，一同走進門裏。

“您瞧，先生，我如今老了，全靠這麼一個好媳婦。她成天替咱們一家子做事情——呵，我的兒子！”

“他在那裏哪？”

“他吃糧去了；到如今五年了，我們還沒有接到他一點信息。”老婦人下陷的眼睛充滿了淚水，“這有什麼法子哪？我們總還要過活着，怎樣苦也還要過活着。不過，您看我從來不敢提起他，好像他——我怕他——先生，這幾年不是

天天在打仗嗎？”

他心裏汎起一種奇怪的思想，但是他不能說與任何人，因為這顯得自己太卑鄙，太不人道。於是他安慰地答道：“雖然常打仗，不足擔憂——他遲早回到你跟前的。”

她媳婦從門內探出身來，叫她進去。並且最出乎他的意料的，是向他問候道：“先生，您也該回去用飯了？”

他揮了揮大衫上的塵土，在她轉身向裏底時候，聲調輕飄地，向她道：“房東告訴我，洗衣服——”

“是的，先生；”她突然轉向門外，眼睛射出異樣的光亮，看着他；彷彿半諷半刺地，帶點忿促地，截住他的話道：“我是給您洗衣服的；日子太苦，並且我們女人除去這種事，也找不出別的事做。先生，您在城裏，不知道鄉間的。”

“我是說——”

“好哪，先生；如果有換下底衣裳，送來就是。”

他從小道上走回來，不曉什麼緣故，心裏沈沈的。西天上一片紅霞，秋葉似的燦爛，幾絲陽光影影綽綽地映在四山。清風徐來，吹得他遍體生涼。這些風景雖然值得賞玩，這時卻引不起他多大的興趣。他的心是充滿了別人的悲哀嗎？這很難說，最多也只不過是迷離的灰影而已。“這是不可能！”他不禁自己思索道：“這是不可能！”但是他畢竟有點不相信自己，無論這是怎樣的偶然，怎樣一個笑柄。

房東在門口彷彿候着他，遠遠地就笑道：“逛的有味罷？就要開飯——先生，飯怕不對您的脾味哪！您在北京城用慣了燕窩——先生，我敢說您是江浙

人，怎麼樣？”

他沒有說什麼，只向房東點了點頭，走進院內。窗下的小黃眉這時歌唱起來，幾盆花也都挺起腰枝，隨風搖曳着。一陣清芬，說不出從那裏來的。他走進自己的屋子，看見房東還跟在身後，倚在門邊懶懶地向他道：“晚上沒有事咱們講故事好不好？菱花家裏的事情，我都知道呢。”

房東詫異他會知道那小女孩的名字；但是他只笑着答應了一聲。在房東轉身去開飯底時候，看見他立在書桌前，向窗凝目出神。

信箋還在桌上斜擺着，有兩張飛落在牀下；他把牠們揀起來，揮去了土，平鋪在面前。他不覺地坐在椅上抽出筆往紙上寫道：“我的朋友：如今我在西山避暑，這件事許出乎你的不意；我

先向你道不別之罪。但是事情的發生，無論苦樂，多半總有些冷不防的勁兒，譬如現在我——還是痛快地說與你聽罷。我遇見了一個平常的，聰穎的女子，是有夫之婦，並且是那樣的窮苦。請你不要發笑，由這個婦人，我發見了一件東西，至少可以說發見了我自己。我現在只見了她一面。她是如此的壯實，堅毅，美好，動情……我願意知道她更深些……不要疑惑你的老友！是的，相信我！……不久，你會驚訝到我和從前是怎樣的的不同……”

### 第三章

第二天早晨八點鐘，他睜開睡眼，倚在枕上，看着對窗丁香花映上底披離的綠影，慢慢向牀角移動。房東已經悄悄探視了兩次，最後纔忍不住隔窗叫醒了；因為這一次打來了臉水，他怕又要換溫的；並且他沒有這種高雅的習慣，還須鎮裏趕市去。於是這被驚醒的人，神思惘然地，橫倚在牀上，腦上燃沸着昨夕所聽底故事，房東說給他的。

但是這不太讓人好笑和訝異嗎，他把自己注意力完全消費在一個貧窶的，汪汪的女人，而且不過一面之緣，而且她言語中似乎對他並無多大好感。他

追尋這種情感發生底根苗。自然，他敢信，動機大半是屬於好的，純潔的；假若承認自己從前在城裏是胡鬧，無意識，盲目的，那麼現在不會不是好的，而且對的。這完全是由於一種高潔的啓示；凡是發生得偶然的，中間不留思索或斟酌底餘地的，牠們普通是高尙的，不可以世俗的眼光來叱責的；雖然牠們也是本能的，獸性的。這到底算什麼情感哪？他相信這是同情於弱者底心；他否認這是一種由上而下的憐憫，更否認爲娛樂個人的無聊起見。

女性的相識，在他並不算少，各式各樣，都能給他欣愉，不過是一種引誘的，沈湎的，自墮的，懣悔的，如今他厭膩這種快樂，可以說他正在想法離絕牠們。但是昨天他所遇見的，只不過一瞥之下的，鄉野間的貧賤的婦人，却在相反的方面，給

他一種不可名狀的刺戟，在提高的性靈，在使他認識自己，在使他向上。他所需求的是解脫靈魂的藥劑。在城市中他見到了些庸方，反而騙了他，增深了他的疾苦；絕未想到這裏，頃刻之間，他從榛莽中剔撥出一株靈芝，將萎底仙草。

“是的。”他從牀上跳下來，披起單衫，踱向外室，富有決心地，自思道：“我應該和命運宣戰！”

她父親，據房東說，在前清做過四品的大員，因為攀緣顯貴，當她不過十歲左右，許婚與一位旗官的公子，如今改姓趙——不用說，革命以後父親的夢給打碎了。那愚頑的父親，在病榻上喘末一口氣底時候，為遵循前聖的名教，為執行昔年的信約，親眼看着女兒行了終身大禮，同時自己也使滿意地安然地殉了



國。假使當時她能反抗，這是可能嗎？不，連蕭方璧自己都不信。——這是可能？在濃煙迷霧的舊制度之下！——這是可能？在他也同樣醉生夢死於惡勢力之下，不知生命的真意義的時候！假使她的丈夫不是一位纨绔子弟，不是指望旗餉度日底消費者——不過命運最嫉惡婦女，所以在她剛看見世界的當兒，給她找來了一個太愜心底伴侶——這能怨她自己嗎？不，蕭方璧想；爲什麼我們要責備一個人，在他沒有選擇力，而又無人給他選擇的機會底時候呢？

那嗜酒的，揮霍盡了祖產底，公子爺的丈夫，忽然生了一陣狂想，在新婚的第二個週年的前幾日，撇開鬼混生活和家人，不知跑到什麼地方當兵去了。從此音信隔絕，猶如老婦人所云，五年多的光景。最奇怪的是——在葡萄架下，房

東握緊拳頭，這樣講道——她像失掉心肝一樣，毫無所動於中！一個女人不想自己的親夫！她來到西山底下，有七年了；但是她依然和新嫁娘相似，那樣的美，那樣的溫柔，那樣的令人捉摸不清。她有所懊恨嗎？平時她未曾露出半個怨尤的字，只要你聽她那輕銳的笑聲！她有過隱匿的失德嗎？——房東從石座上跳下，似拚命三郎地，向天立誓道——絕不會！

這不叫做孝順的兒媳？上山下山，爲養活一個五六十歲的老婆子！並且這些事情最好的證明，就是她救養那小姑娘名子叫菱花的。第一這可以免去孤棲的嫌疑——我們可愛的房東這樣講；第二她上市買賣東西的時候，老太婆不至過于寂寞；第三這小姑娘若非遇見她，誰會曉得如今流落在那裏

哪？

從一般社會的眼光來看，這其實只是一個頗不足道底下等女子，未曾受過高等的教育，未曾陶冶於時髦的社會，尤為令人可鄙的，她窮——並且有異於都市中的窮。但是，蕭方璧主觀地想，她誠然缺少以上種種，不過她有一種不磨的向上的精神，是現今社會所罕見的。而且她有一種不可言說的風韻，沐浴於大自然中的，不萎靡，不虛偽，不怨尤。她還有些倔強，蕭方璧覺得，這也更顯出她的情致，她的美麗，和她的健全的人格。在她的面前，這些都失了功效：金粉，珠飾，汽車，咖啡，電影——這些富於引誘性的，曾經讓他屈膝於一時的。

“無論如何，”蕭方璧洗完臉，照着鏡裏的自己，鼓勵道：“你要好好地接識她，那怕嘗試之後失敗再失敗。”

他走回內室，從箱上取下一條海青色的巾襪，平鋪在牀上，把被旁幾件汗污底小衣衫包在裏頭，提出外屋桌上。房東已經端進早餐，擺在他的面前。

“你看，以後我自己來好不好？免得什麼事都要你們忙。我想你每早總還有別的事要做罷？”

“噢，先生！”房東吃驚地望着他道：“這種下流事怕不勝了您？您在北京城裏——”

“沒有什麼，”他像受整地，沈鬱地答道：“我可以慢慢地學習。”

“其實，不怪先生惱，”房東從盆架上端下面盆，走近門限，帶着長者的神氣道：“年輕人倒是應該這樣的——”

他喫完早餐，在屋裏走來走去，看房東匆匆地收理着家具。這時太陽已經升得很高，漸漸有點正午的毒熱了。他

從書桌上拿了一本所謂的『洋書』，到外屋挾上衣包，向院前走來。

“先生！”

“什麼事？”

“那包袱？——”

“這是要洗底衣服，”他覺到臉上熱烘烘的，低首看着牠向房東道：“我到山裏走一走，順路把牠送給趙家。”

這種屈尊底行爲，在他不能不算有點出奇，他自己也感到。假如這是在城裏，他敢確然向自己驕傲，成功總有若干的把握，如今多麼可笑，他向一個窮婦人求做朋友，而各自在各自的環境裏，他根本就不明瞭她。他的良心未嘗不譴責自己，爲什麼要攪擾他人的天賦的和平哪？同時立刻激起一種抗衡的心思：他爲的是挽救自己。至於事情的結果，誰能預測那遼遠的將來，下一句

金不換的論斷哪？而且現在——

他立在小道上，望着山牆旁掩住底雙門，不禁生出一種自慚自詈底念頭。這樣靜佇了幾分鐘，他走過去，輕輕扣動門環；沒有應聲，他又扣了兩下，三下；裏邊有輕快的足聲回響了。門開了半扇，只露出一條窄縫，伸出菱花的小頭，立刻又縮回，轉過身往裏跑，一壁嚷道：“娘，那邊學生來了”

他跟着她的後影，走向院內。院子要比房東的小些，整潔緊密却勝過一籌。南北對立兩座平房；從西牆後伸過兩株大槐樹，遮住了全個院子，枝葉間只透下斑斑駁駁的陽光。院內落滿了嫩槐莢，在西牆下種着幾畦綠菜，中間搭着一個小小的花架，垂着花香淹淹的牽牛，和粉蝶似的豆花。北房窗下的石階上，擺着一張小矮桌，上有兩本紙角捲繯

了底舊書，一本是初小的國文教科書，一本是女子高等國文。

從屋內走出菱花的娘，微詫地扶住門邊，站在他的對面。

“對不住，”他開始有點不自然，指着腋下的衣包，向她微笑道：“我順路送點要洗底衣服來——在這裏真不覺得熱！”

她從門階走下，向他指着身旁的小桌，大約是讓把衣包放在上面底意思——這真讓他覺得進退兩難。但是她忽然彎下腰，從階上將一個矮凳擺到院心，漫不經意地，臉上帶着微笑的神情，問道：“外面很熱嗎？您在這裏歇一歇再上山不好？”

從屋裏發出一個低顫的問聲：“誰？”跟着走出老婦人，坐在菱花爲她搬來底小凳上，菱花倚在她的膝上，凝視着他手

裏的金皮書，

他把書遞給菱花，翻開有彩畫的地方；菱花滿臉緊張成了好奇的神色，和老婦人把頭埋在畫上。

“這是誰唸的書？”他拿起小桌上的兩本教科書，向窗下立着底年輕婦人問。

“菱花的。”

“這一本高等國文？”

她的臉紅得和牽牛的喇叭花一樣。

“我知道你；”像鬼一樣的聲音，吹進女人的耳朵裏。“我知道你唸過書，——我的房東告訴我的。起初我未嘗不奇怪，在這樣荒僻的山下，窮苦人家，也會有——不過，這也很平常，因為你原來——西山我還是第一次來，所以覺得特別有意味，並且這裏你——你在這裏住慣了，也許和我現在所覺的不一樣。你



從前剛來底時候，怎樣的想哪？”

“先生，從前？——我想和您如今所覺得的一樣。”她不禁笑起來；但是立即停住，於是思索地道：“不過如今和從前却兩樣，這裏變成我的家，一個人對於牠總格外親密些——您在北京沒有家嗎？”

“沒有；但是那裏能算做我們的家哪？”因為忍不住家中的拘束，我逃到北京來讀書——”

“您的父母一定很掛念您。”

“是的；如今我可以自己作主了。”他換了沈濁的聲調，繼續道：“不過在北京，我只學到許多壞處；自然怨我自己——如今我又躲到這裡來。”

看畫底老婦人忽然擡起頭，神祕地向他們望了望，低鬱地問道：“先生，現在還打仗嗎？”

“年年在。”

“我想他不久許會回來，你丈夫——竹貞？”

竹貞是她媳婦的名字。

他們都沒有回答。他從矮凳上立起，看着倚在窗櫺前底媳婦；他們的眼光遇在一起。他在院裏徘徊着，望着槐葉隙間的陽光漸漸收了，從西北天角浮過一片灰雲來。風吹得嫩黃的槐莢，從枝頭墜在地上，撲簌地響着。

“先生，您瞧這房子；”老婦人伸出枯手指着南房，口氣不平地，向他憂嘆道：“這房子從前我兒子住着，如今空下六年了。按我的意思，把牠修理一下，照周家的辦法，租給城裏歇暑的；不過，我媳婦不願意——好像她丈夫就要回來哪！自然我也這樣想——爲什麼我們不能多賺些錢哪？可是竹貞不歡喜；房

子是空着。”

“媽，我是說，”她走下石階，向老婦人分辯道：“怕沒有女學生肯來住。”

“假如我。”他的眼睛看着竹貞，拿話打斷道：“假如我要移到這裏，您願意嗎？”

“再好沒有！”老婦人很興奮地嚷着。

“先生，”竹貞校正她的話，低低地道：“我說的是女學生。”

“好，我情願替你們找個女歇暑的；”他的臉上顯出笑痕，向她們道：“這很容易辦得到——不過，天上的雲積得更厚了，怕就要落雨哪。”他走到像要吞下去那些彩畫底菱花面前，向她笑道：“怎麼樣？看完了沒有？明天我再給你帶些新的來。”

他拿起書向外走着；老婦人在後

面向他招呼道：“先生，記着——”

他翻開書的末一頁，從領下襟邊取下自來水筆，一壁向門道走着，一壁忽忽地往紙上寫着字。在門限外，忽然撕掉牠，他轉過身對着送出底，立在門邊底媳婦，躊躇地，向她凝視着，終于囁嚅道：“我走了以後，請把現在我給你底這張紙看一下。”

兩眉疑問地顰蹙起來，她手裏捻着那張撕下底書頁，一直望到他走下坡去。

#### 第四章

夏天的雨來得真飄迅，只要風起雲生，牠就要落個兩點三點，甚至於滂沱三日正也未可料。這時雨已住了，破雲出月，雨洗過底夜空，更顯得清謐爽人。小園裏的花葉瀟灑精神，隨着微颺，送出一陣陣的芳馨，從樹的枝葉間，不時聽到滴下地上底微妙的細聲，雜着山蟲的吟咏，令人覺得別有境地。

在葡萄架前的花蹊上，映着朦朧的月光，只見一個人時行時止地徘徊着，儼若有思。夏夜雖姍姍其來遲，此時約也有九點鐘了。要是一位山居高士，於微雨初過，靜聆自然界的萬籟，自己也神化其

間，隨興曼吟，正有無限雅趣；要是他興趣更濃的話，於垂柳婀娜之下，聚集三五農夫村嫗，演講着當日的風流勝況，發一番撫今慕昔底感慨。月光照着，清風吹着，想那蓬萊仙島諒也不過如是而已。但是現今這草地上散步的，只是孤獨的一個人影，沉寂得能聽出自己胸臆間的全息。他忽然像決意了地，步到西牆邊的小門前，從身上掏出鑰匙，把牠推開，走向牆外來。

他回過身把門虛掩了。

月光映着一片峯巒，在烟靄中，似沈沈入夢。讓雨潤濕了底小道，腳踏在牠的石土上，軟軟地，增入一種快感。這個奇怪的人還是不做聲，向坡上緩緩走去。遠遠奏着白楊樹的瀟瀟的哀樂。小道的東北，一座松林在眼前擴露出來。他轉入別一小徑，向那裏奔去，隱約可以聽

出心臟的擊跳。他盼望什麼哪？這樣的遂祕，山鴉驚得也叫着。

他在墳塋邊立住，側耳向四山聽，除去松子在滴嗒地墜落，白楊葉子在顫嘯，此外和在死境一樣。他沿着墳塋外的土道，慢慢地搜索地走着。他不時地向後望，臉上顯出微懼的神色，毫無所得地又繞回原地，變成失望的樣子。但是從林內發出一種低幽的聲音，起初他吃了一驚，細聽卻漸漸露出欣悅，從墓門穿進林裏去。

在古墓的祭階的左旁，矗立着一個高大的石碑，在石階上斜倚着一團人影，聽見走近底腳聲，要移避底樣子，繼而決意不動地輕欬了一聲。這是女人的音息。她的臉在月光之下，顯得很慘白，雖然透出毅然的樣子，尤其是一雙秋水似的明睛所閃出底光；旁邊的石碑

和她一般白，一高一低彷彿是沈思不語底姊妹，凜然若不可犯。

掩過膝頭底宿草，迎在眉際底松枝，讓人觸動着，抖下清露，濡濕了中間的夜行者。他跳開一隻埋在草中底絆足底石馬，在正中的磚道上立住。他遲疑地向墓側望着，顯然他看見了那石碑和牠座旁的女影。——不是林下的妖靈？停了停，他擡起步還要向前走；同時有一個聲音向他叫：“停住！”他向她望着，但是她仰首望着瘦月。

“先生，我沒有失約，”她從石罌上跳下，用右手扶住牠的冷濡的石頸，向墓道上的人，清清楚楚地道：“我按着您的囑咐，到了這裏，不過您却來晚了——不，聽我說，我沒有多少時候在這裏延緩了。你來的時候，讓人看見了嗎？”

“我想沒有。”



“最好不要讓人看見，您想不是嗎？我很奇怪您爲什麼把我約到這裏，只不過見了兩次面——您不是拿這個來解悶的？要不然——更奇怪的是我居然會來，這總有點出乎您的意外罷？本來我不打算照您的話辦，因爲您瞧，”說到這裏，她躊躇一下，又繼續道：“因爲我自己是一個女人，丈夫不知生死底年輕媳婦，您又是——這不很明白嗎？但是我忽然變了心，爲什麼呢——”

“我有許多話要同你講，只是我不騙你，並且從我心裡生出底話，我愛你！”

“爲什麼忽然我變了心，”她的眼裏閃着淚水，毫不理會地，繼續向對面的失望底人道：“您不要詫異，沒有別的，我多年失蹤底丈夫回來了！他回來了！”

“他？什麼時候？”

“就在下傘落雨底時候。先生，如果

他值得您的接識，——如果我也值得，自然我今晚絕不來，在這樣夜靜人曠的時辰；但是我們都不值得，無論從那裏看，所以我決定偷偷來踐您的約，爲的告您一句話：‘以後不要到我家來。’至於那幾件要洗底衣服，明天晾乾了，我想法給您送去；以後您自己另尋洗衣服底人家，附近也不少。”

“有這樣巧的事——”

“不然您明早自己來取衣服，總可以和他會面的；不過我不願您和他見面。這說不上有什麼緣故。只是我不願意罷了。將來您會明白一切。現在夜深了，怕他們要疑惑，我得回去——您瞧，我不是胆子小的，我也不是不識好歹的。爲您自己起見，我特意來告訴一聲；並且爲我起見，勸您也要想得開。”

她從石碑前走上墓道，從他身旁閃過；他跟在後面，囁嚅道：“告訴我，你看了牠以後，我給你的那紙條以後，怎樣想？”

“我？”她回身對他立住，眼光落在他的肩頭，漸漸移上頤間；微顫地道：“我不明白您的意思。”

“我願意——你覺得我很奇怪，是不是？不過你要曉得我的從前，就明白你自己如今在我眼中的分量。我說的是實話。你在這家裏有什麼意味哪？他們誰真喜歡你？我願意——”

“我勸你把傻念頭扔掉的好！”她轉過身向前走着；她的臉色極像一個病人的；但是她依然鼓勵着自己，不顯出一毫女性的怯弱。

“你願意把一輩子毀在那樣的家裏？”

她回頭詫異地向他望了望，沒有說什麼，又轉過去。她的眼神有些黯澹了。

“那怕這是末一句話，告訴我，”從松林裏走出來。他跳在她前面的小道上，攔住她道：“你丈夫，他和從前一樣嗎？”

她倚在墓門上，抖擻着，竭力抑住自己的悲傷，低聲答道：“先生，他殘廢了，丟掉一條腿！”

他茫然地看她慢慢從山角消失了。松子和露滴在他的頭上。陰闇的林裏，發出耳語似的音響，彷彿驚問誰在攪擾牠們的清居，又彷彿探聽這兩個微渺的生命在商議什麼；有一個夜鴉悽涼地鳴了一聲，彷彿答道：我愛那女的做伴侶。餘外都和山一樣。在夏夢裏酣沈着。在松下的人影凝佇了許久，訝

異自己今夜太沒有胆力，太懼怯，於是舉日向月霞四洗底煙峯賞望着，無聊地。

## 第五章

隔着牀帳，蕭方璧睡眼迷漠裏，隱約見一個十歲左右的孩子向內室探首。他問是誰。

“先生，我以為您起來了呢。”孩子輕聲輕氣地答道。

“你爸爸哪？”

“他到那邊趙家——聽說他家昨天回來一個當兵的，爸看他去了。”

這自然是她的所謂丈夫了。他想自己要睡也不會再入夢，索興從綢被中坐起；只見花影斑斕，已經映上了紗帳。現在他覺得這個地方，雖只住了兩天，對他彷彿已經很够多了。是呀，假如是

享樂者，何以處處不久全讓他感到無趣和煩鬱哪？未來此地以前，他以為城市中的苦悶，因為如此幽靜慰藉之所，許能一洗而空，得到自心的真我和解放。然而這個不可解的勢力，無形中總是遙遙地追着，有時追過了他，遺下丈長的黑影裹住了他。他不承認自己是失敗，在生活的意義上；“我是嘗試；在我未尋得生活的真價值以前，怎好便輕易斷定我已經無望了呢？”

想到這裏，他不覺從牀上跳下，向外間踱來。房東的孩子打好面水，涼在架上。洗完臉正值孩子捧粥點進來，他坐在桌側向他問道：“您見過他沒有？我是指那當兵的。”

“我不記得——先生，你要看他去嗎？”

他沒有回答，但是從他端着粥碗飲

而不飲底神氣，可以揣測出他正在顛倒思索一件事。看那兵士，再沒有比這事使他不舒服，起惡感。這種人還不值得憎惡？一個如花似玉的女子，在他名義之下，整個給摧殘了。並且試想一想，昨夜她自己不讓他和她丈夫相見。譬如女子有了多年的疏冷和怨抑，而仍肯低首下氣來維持這種恩深似海的關係，至少就讀過洋裝書的眼光來論，總覺得她有點怯弱，過於犧牲個人的幸樂。但是現在他更深一步想：這女人在他面前所呈顯的，已經是堅忍，痛快和果毅，一切現代女子所缺乏底勇力；不過她同時還缺乏——什麼哪？金錢，學識，妝飾，社交。不！這些都非她所需要的。——只是，我們的學生想，更超逸的勇力！

我們的學生雖然沒有見過那浪子



似的丈夫，在自己腦中，也未嘗不可以覺出他是多麼浮蕩，粗鄙，獸行的蠢樣子。在他荒唐的時候，把自己所有應視為可親可愛的，全棄而不顧，將責任轉在一個不相瞭解底女子身上；如今他丟掉了腿，又拖回這半殘底生命，重担子似地，放在幾個和顏運撐持底婦人肩上。我們的學生想到這裏，不覺把粥碗放下，向桌旁發楞底孩子道：“我要看他去！我要看他去！”

於是他披上夏布褂子，往外走着；剩下小孩莫明其妙地看着他的背影，看着桌上的點心發癡，向自己唧噥道：“怪不得爸說城裏學生——”他端起殘粥底碗，向自己嘴裏送來。

在趙家門外的石墩上，坐着那小姑娘叫做菱花的。她低頭在地上不知畫什麼東西，津津有味，一點不覺得旁邊有

人在看她。她的小眼睛向左轉了一轉，忽然瞥見地上一雙燦亮的皮鞋，繼而白絲襪，白……她從驚疑中跳起，歡呼道：“噢，先生！您給我帶洋書來了嗎？”

“沒有；你可以到我那裏看去，爲什麼不哪？”他轉過話頭向她問道：“你怎麼一個人在這裏？你的——”

“先生，我怕；”她向門裏瞥着，還帶着餘懼的樣子，答道：“昨天回來一個兵，我怕他。”她忽然向他破笑道：“我知道您幹來，衣服娘已經洗好了，您準是來取牠的！我給您說去。”

她抬起身向門裏跑進去，頭還向他點着。他跟進院子，立即聽到久無人居底南房裏的兩種語音：一個是房東的；一個是生澀的，狂悞的，輕飄的。他不知向前走好，向後退好；在遊疑之中，他

看着菱花跑進北房裏。北房却異常的靜。

房東從屋裏望見他，趨向門限，頭向內室，手向院子，用奇異的笑聲，沒有目的地喊道：“呵哈！您瞧，蕭先生來了！請到屋裏坐。”他代主人歡然迎着來客，向在內室看不見底主人介紹道：“我們歇暑底先生，他來看您——您不要下炕免得麻煩！”

他乘勢走進這陰沈的，平日不見陽光底南房。房東給他掀起內間的布簾。他的鼻端觸着一種霉濕和閉塞的土味。在內間的磚匠上，他的眼光立刻落到對面陰黯的牆隅，那裏斜靠着落伍底傷兵。他——她的丈夫——依然穿着一身污舊的膩灰色的軍衣，敞開前襟，露出乾瘠的黝胸，兩手橫交遮在上面。他的下身爲被子蓋住，所以若非他上身

時時向左微僵着，簡直看不出底下只有一條半的腿。他的面頰非常的削瘦，雖然不呈在戰火下的焦痕，却帶着一種青黃的病色。他的表情頗能起人哀憐，同時雜着幾許厭惡之感。

他們的眼光交在一起。

在窗下的小凳上，坐着老婦人，如在煙霧中，不斷地偷偷地凝視着她的歸來底兒子。她慢慢將頭移向門帘邊，眼裏含着還未滅盡底黯光，右手拍着那被子的空陷的一端，向我們的學生道：“先生，這是我兒子——他回來了！他回來了！不過他的左腿——他在雨裏又受了點濕氣，這真不好，他得好好地躺一躺。”

這傷兵隔着來客的肩膀，含意未伸地，向依然舉起布帘底房東望着。

“我不出租這房子了，無論男的女

的；”他母親將臉轉向較明的窗這邊，彷彿外面有什麼聲響，因為沒有聽出來，仍繼續道：“我媳婦究竟有遠見；她相信她丈夫一定會回來，不是嗎？”

她兒子鼻內哼了一聲，忽然如有所憶，向對面的來客，狂也似地拍手道：“哈，哈，我想起來！我想起來！我記得好像在那裏見過你，你的面貌我熟極了，你讓我想——”

“你？絕不會！我從來只在學校——不會吧？”

“會的！我想起來！並不是在學校，”他的嘴斜向上抽開，顯出極醜惡的譏笑的樣子，確然有據地答道：“對不起，是在石頭胡同！但是那門口掛的是什麼牌子哪？我可就想不起來。”

屋內的目光都驚詫地看着他們，尤其是我們的學生。這好像是一個惡夢，

又把他帶回如今自己所痛惡底罪藪，並且出於這樣一個殘廢的口中，在開他的玩笑，在侮辱他。他輕輕地，努力自安地，不知向誰地道：“這樣巧！這樣巧！”

“我不記得那小班的名子了。但是我記得那是你！我隨着我們大人把你從屋裏——”他的黃牙完全露出來，迴憶在他是如此的甜美，狂笑道：“哈，哈，哈，一點不差，我們把你——”

他的難堪真不知要到什麼程度，若非從門外露出一個人影，把這滔滔的話頭給打斷了：“蕭先生，這是您的衣裳。”

她在窗外聽了這些誣蔑底話，纔走進來給他解圍的嗎？沒有人知道。她很快地向屋裏瞥了一下，漫不在意地，將衣包擱在身旁的小几上。她的臉色和

平日似乎兩樣，眼眶陷下，射出底光有點發死，但是屋裏人全未注意到這些。她毫無表情地，向我們的學生問候道：“先生，您到山裏去嗎？昨天下了一陣雨，遊去格外有趣。”

“是的，我正要到玉泉山逛去。但是——”他忽忽將一角輔幣放在几上，順手拿起旁邊的衣包；向閃開路底房東點着頭，他走向房外來。沒有人攔止他付洗衣費。他的神態也很自如。他覺得後面有人跟出來，並且心裏明白這是誰的腳聲。

他們一前一後，向門道走着，都聽見屋內發出底粗鄙的詛咒：“媽的我女人！倒沒有想到——”

他回頭向她看着，苦笑着，但是未曾注意她的失色底面容。在門道外，他扭轉頭向身後送出底主婦道：“早知聽

你的話，這一趟我真後悔來。”

但是她並沒有答語，只倚在門邊，看着他走上坡去，眼中覺得濕潤潤的。她不清楚自己是一種什麼心情，這好像被冷淡和壓抑了七八年，而今從新活了起來的。她將來怎樣做，對於沒有多大見識底女子，真是最苦莫過的事了。幼年的一切影子都消失了，就如同現今的一樣。這時快到天中底夏陽，穿過門旁的棗樹，透下煦暖的光，照在她身上，雖然照不到她的古井一般的顛顛了底心。



## 第六章

他的身影漸漸從她眼中模糊着，越變越小，一時讓山道的崎嶇給隱蔽住了。這完全是一個生人，然而在她的腦中——數年來停止了思想的——他並沒有什麼特異，好像她早已熟悉他的容態，言語和舉止。是的，這是幼年做女兒時，在幻想裏，她給自己所描出底人物的模樣；隔了許多的變遷，自己早已冷淡了，如今她的夢纔死灰復燃，在她眼前豁然亮起來。這太晚了——在經過這許多的年月以後！她已經不是七年前的，玲瓏愛好的，有風韻底閨女；世事把她欺騙，把她教育成一位柔

馴的安於命的婦人，而且如今二十三歲了。

是的，過去在她的眼前重新亮起來，而且這樣地誘惑着！從來有人愛過她嗎？從來有人視她如天仙嗎？她早已預備自生自死，讓這一朵花萎棄下去，不必倩人灌持的；這花，經過了七年荒蕪，還如幼年的嫣姹嗎？在她第一次觸着我們的學生的目光時，她便明白以後的一切——不，以後的結果。這正是王卓君的故事。但是不能！不能！她今日的身世是如此的卑賤，她今日的竹貞不是幼年的多情的閨女；這中間有一條深淵她不能越——不敢越。他約她幽會——噢，有這樣可能的事情！她不因此而輕視他，什麼事能使她輕視他哪？他滿足了她幼年的遐思，他讓她重新認清了自己的天賦的美麗。

這樣迴想着，她癡癡地倚在門口，向山上望着，心裏替那身影即將消失底，受侮底學生悲哀着。陽光耀在遍山裏，鮮綠的棗葉閃出爛金的光采。爲欲念壓抑着，她不知不覺走出門限，在小道旁向遠山望去；從山的轉角處，依稀有一片白錦，漸漸迷漠入雲空裏。她失望了，轉身向坡下，只見走上一個平騎在驢背底婦人，遠遠向自己招手。這是劉家的兒媳。她走近了，在驢後尾隨着她的亦趨亦步底丈夫，用袖子在揩汗。在竹貞的身邊，她攏住繩。

“我要回娘家去哪；我爹打發人來說，受了點暑氣，讓他送我回去；他——”劉家的兒媳回首向驢後挾着小紅包袱底丈夫顰眉笑道：“你前面走罷，我要問竹姐姐一句話，可別太快了呵！”一直看丈夫離有十步遠的光景，她纔俯過

身，向不安的竹貞，同情地問道：“姐姐，聽說你女婿回來了，是嗎？”

“昨天回家的。”竹貞淡淡地答着，眼睛轉向山道上欲行不得底，女婿的丈夫。

“姐姐，這彌久了，不是嗎？他還愛你——”她羞澀地頓住，視線也轉向自己的丈夫，臉微紅了；但是立即回首繼續道：“多麼出乎意外呀！你怎樣辦哪？”

“我不知道。”竹貞轉過話鋒，指着前面徬徨中途底，女婿的丈夫，笑向她道：“快走罷，別讓人家等急了！”

“我愛讓他等着——今早他死不願我回娘家，誰不知道他的心眼！可是姐姐，”她的臉更紅了，偏過身向竹貞的耳邊微噓道：“我盼你和他會好起來，就像我——呵，再見罷！直別讓他等急

了！”

竹真看着她用右手拍着小驢後臀，如飛地奔向山道去。於是除去陽光外，四山彷彿再無什麼惹人注目的了。心裏悵然如失，她走向門內——多麼悽涼，多麼孤單呵！在這家庭裏的三個女人，老的已經不需要任何人，因為自己的兒子歸來了；只有其餘的兩個是相依為命的，然而她們也各自有各自的世界。但是這世界對她已經夠了；這五年的平適的生活，已經把幸福賜與她了。她的力量竭了，什麼事她能求得哪？愛情？我們的學生為什麼不在七年前，甚至于一年前出現哪？這是命。

她立在門道內，聽見南房裏的笑聲，隨後看見房東從內走出。他在她的身旁略佇，眼睛彷彿疑問地，或要搜出隱祕地，向她直視着；他立即又低下首

來，訕訕地，向自己唧噥着。舉步跨階底時候，他忽然不自禁地，輕蔑地向她笑道：“蕭先生走遠了嗎？”於是帶着他的奇怪的鄙俚的笑聲，忽忽向門外走着。

這是什麼意思哪？他明明在譏嘲她。自然他們猜出——不會！她的言態沒有什麼可疑的。房東的鬼鬼祟祟，和自己的丈夫又呢喃了許久，使她十分地感到不快。走到北房窗下，她聽見從對面屋裏發出一個不入耳底呼聲，於是靜佇在院心。

“外面是竹貞嗎？”

“是我。”

“你爲什麼不進來同我談一談哪？您想，我們相隔的太久了，不是嗎？”這是丈夫有生以來，用這種懇切的聲調，向她請求着：這很讓她心裏不安，不由走

向南屋裏。他仍然坐在匠上，母親仍然在匠下；他們的眼光都向她射來。沈靜了許久。還是丈夫囁嚅地先道：“我在軍隊上變野了，一點也不懂得禮節，——怎麼樣，他很惱我嗎？”

這個代名詞是她所能意會的。“我不清楚；也許。”

“我走得那裏都得罪人——你看，竹貞，你替我向他表示一句不是好嗎？”

“我？”她的臉飛紅着。

“你！”丈夫目不轉瞬地向她看着。

“好罷；”她覺得自己不便再說什麼了，忍住羞怒，向外屋走着。“飯怕好了，你不下匠罷？”

“就在這裏；不過你停一停——”他的語音更柔和，簡直連自己都不相信了。她懷疑地看着他，和蹙屈在沿底，神秘的老婦人——這樣的沈寂，像一隻

無生息的動物。他將身子向左斜了一斜，向布帘旁的媳婦道：“我真想不到你還和從前一樣——我是說你長得比從前還要美；真的，比城裏女人好多了。不要走！爲什麼你不可憐我哪？我如今連從前還不如，腿也丟了——我可憐你，竹貞！我真想不到你會忍苦地等着我回來。但是我錯了，竹貞；我死在礮火下面，也比跑來累贅你強——你一個年輕的女人，正在尋樂底好時節！不要走！但是眼看我們都要依靠你一人過活，老的小的，（我奇怪你從那裏弄來她！）加以我這殘廢的，以後怎樣辦哪，我的可憐的妹妹？”

只聽見窗外嫩槐莢搖落的微聲。

“我叫你妹妹；不錯，這樣對你我都好些。”他不見答語，只得繼續道：“現在我越看你，纔越覺得你美；爲什麼從



前你不多灌我些米湯哪？自然不是你的錯。你愛我；你等着我。但是我不忍再讓你受罪了——爲什麼你不也撇下我們，遠走高飛哪？京城的女人現在都自由了，喜歡怎樣便怎樣，倒更顯得大方——其實貞節又算什麼！不要走！你哭了，不是嗎？不要哭！我原是有話同你商量的。”

老婦人乾咳了一聲。

“剛纔周家——我是說那學生（媽的我在窰子和他碰過！）——那見色就迷底學生，拿你的漂亮——這話真難說！你看，我們這樣窮，要是你——不要走！不要走！媽的我真不會說！不要走！”

但是她掀起布帘走遠了，迷惘地，轉進自己的屋裏；平日這些拭拂淨底器皿彷彿也都落漠地，看着她 and 衣躺在

牀上，受了傷地痛哭着。枕上全讓淚水漬濕了。在她稍為清醒以後，覺得有人在背後隨着自己嗚咽，她轉過身來看，只見菱花向自己懷裏撲來。於是她抱住菱花，在牀上坐起，向着陽光，給這小姑娘揩着這一雙淚眼，泉湧似的。

## 第七章

鄉民向來是隨夜睡的，在這山隈，從林梢頭雖然時時露出一燈如豆，究竟也少得很。他們心地簡樸，夜裏又少什麼正當或不正當的消遣，清早又要上城下田，所以只要上了匠，立時會打起鼾聲來。房東的前院的燈火，大約只燃了一個疊被底工夫，就又吹熄了。小園裏的燈光雖然還未曾捻滅，也正微黯得很，隔着紗窗遙望，像雲端裏的星芒。在燈座的前面擺着一本打開底書，中間夾着一封前半月蕭方璧接到底信箋，從一位新在清華學校任教底朋友來的，牠的大意是請他到那邊遊憩兩天，

或者就在那裏度暑。他謝絕了朋友的好意。這已經很久了，今天翻出使他不覺呻吟了半晌；因為心緒紊亂，便踱出房子來。

事情常走在他的希望的反面，現在把他弄得簡直不知如何方好了。在這裏他原想隱晦幾天，假如好，儘可以延長下去；不過就最近的情形來看，恐怕有點不可能了。他不能忍耐一個無賴鬼的東鱗西爪的譏諷；今天早晨已給他很惡的印象，將來還不定要怎樣。本來是下流的種子，一旦加以我們無可爲名底軍隊中的薰育，回家又成了殘廢底人，他自然免不得任性胡鬧。但是最使他難受的，是想到那年輕的女人。她最初是怨抑的，漸漸從艱苦中，從恬淡中，得到了自慰自適，如今又讓她轉回昔日的恐怖，還要利害些。並且可憐的人！現在

她爲我們的學生熱狂地愛慕着，她對他如何雖然難以揣測，不過這能引起她多年在外的丈夫的疑妬，是不用說的。他把這女人弄到一個更困難的地位了。

這些情形現在他都仔細思索到，譬如要有大的勇氣，他可以把她帶走，就算淫奔罷，也無妨礙。這是他惟一解救她的方法，也是解救自己的。不過事實上不許他這樣做，他也不信自己有多大的把握。所以當他偶然寓目於那張日久發黃底邀箋，未嘗不想到離開此地，別尋一塊乾淨土來住。但是這未免顯得自己太餒弱了，從家裏避到社會，從城裏避到鄉野，而今又從西山下——這是多麼一個無聊的生涯，假如記在牠的流水簿上，看來真令人齒冷！

他不能睡；並且最壞不過，因爲她

丈夫的話，竟讓他想起以前的生活，似乎牠們有絕大的誘力，令自己又來心旌搖搖。無論如何，好像他總該離開這裏。

不知從何處起了一陣微弱的斷碎的響聲。他向四面靜聽，不久辨出是從那棵柳樹鄰近發出的。聲音是這樣的幽嫻，絕似海裏投下石粒，因為在萬籟俱寂的夜裏，便顯得牠的浪頭有很大的掀力，驚起了聽者的心神。彷彿在試探底樣子，間隔一下纔響一聲。有人在垣外敲扣小門。他走過去問是誰；但是四山很靜。帶着好奇的念頭，他抽掉木栓，開了小門。沒有人。

他走在牆外，向山徑上望去；在月華靜碎的清光裏，離自己三丈多遠，顯出一個人影，大約聽見了他的步聲，回身向他立住。這是竹貞，踟躕地，在靜佇

着。他向山徑上迎住她，詫異地，差不多喫驚地，默默地站在她的對面。在這種情境裏，人最易感到淒涼的景味，尤其是兩個都想吐出自己的真懣，都想往一點上聚合，無奈他們的思想或身世，在中間織了一層輕軟的夜網。山上沒有一絲的風，只聽見他們的心在擊躍。

最後還是女的先開口，聲調顫慄，幽然地道：“您想不到罷？”

“我原未想到再見您一面，因為——”他向她瞥了一瞥，立即又將視線轉到細石地上，彷彿很羞愧地繼續道：“因為我打算四五天以後，離開這裏。”

“真的？”

“現在我不過偶然這樣想，並沒有決定；假如你要是——你也愛我的話，我自然繼續住下去，雖然你丈夫——”

“早晨他很讓你過不去，是不是？我告訴你，他後來很後悔，讓我給你道歉哪。”

“那完全不關重要！他說的是實話。不要誤會——你看，我也荒唐過。假如你心裏以爲我是怎樣不得了的人物，這完全是因爲你和我太隔絕——其實一樣，或者還不如您。噢，我不如您。”

“我原以爲他跟您取笑。”

無論怎樣不光采的人，總願人說他體面，尤其在自己情人的眼光中，希望做一個理想的被尊崇底偶像。但是我們的學生却另有意見，以爲男女既要忠實，便應赤裸裸地露出自己，世間沒有完全的忠實；不過如今他實在不願再提到自己的過去，尤其當女人面前。他在她的身旁，走來走去，忽然頓住問道：“我真奇怪，他會想到賠不是，並且



讓你。”

她的臉在月光下雖看不出紅暈，從她的不安的移動上，可以推測她正有一件難於出口底隱情。她向四周縝密地望了一望，將身子倚向道側的石塊上，然後低聲道：“他讓我設法勾引您，騙您的錢。”

他只呆呆地凝睇着她，顯然受了驚嚇。

“這是您的房東和我的丈夫一同想出底好主意。”她將臉移向有月底一面，因為不見他的答語，便緩緩繼續道：“在我小的時候，記得父親教我列女傳，讀了以後，自己常常也想做到她們的地位；後來讀些學校的書，略微改了一改這種傻念頭，覺得她們太勉強；我出了嫁，只想苟且做個本分人也罷。我不愛我丈夫，那怎麼能勉強得來哪？”

不過這在年輕女人是常事，我只可忍着。他走了；我們沒有親戚。這五年以來，窮也窮極，苦也苦極，然而我平平安安地，也未嘗不覺得快樂；女人能這樣一輩子，就算不容易了。

“如今我走到兩難的地步。這好像是天意罷！當女兒的時候，在姊妹行裏偶然聽見說我美的話，自然心裏暗暗地驕蹇着；自從出嫁，我便什麼不在意了，美又算什麼，如果命也窮，命也苦。但是，這不過三天，自從我見了你，——你是怎樣的人你自己會明白——事情又兩樣了。我是一個鄉下的女人，不過看見你苦苦想和我要好，未嘗不心動，覺得自己還未失掉孩提的心。唉，夢呀！這些都不能做，我自己心裏不許，天老爺也不許。

“我也許喜歡你——聽我說！讓我

痛快一氣把牠說完，以後不會再有了。——喜歡你有什麼用哪？我不能把我害了你，害了你；這很清楚，我知道你是誰，我是誰。說不上什麼守節，只是我不該——不配——不值得！現在他們讓我勾引你，假如我——我不能！爲什麼我要騙一個無知的學生，自己所喜歡底人哪？假如我——我可以說是由于人的逼迫，遂了你的心願；只是我想了又想，還是覺得我們分開手，各走各的路好。我知道我應該怎樣做。”

我們的學生將眼睛望着天上的銀星，這時低下向她看着，沈毅地道：“離開這裏，跟我走——我們一同到城裏住！”

她轉過臉詫異地看着他，但立即又望到那遠不可即底明月，柔脆地答道：“不；我不能跟你走。這裏有三個可憐的女人，她們在一塊住慣了，分開

後,其餘的兩個該怎麼辦哪?平日她們惟一的依賴只有我,我怎能丟下她們?並且至少那小女孩,她很惹愛的,不是嗎?——但是,”她忽然將頭扶在一隻手中,抖擻着,漸漸從手縫裏滲出淚水來;她強自支持着,依然昂起頭向天上望去,繼續道:“終沒有一個時候我撇下她們的!”

他走近她的身旁,得了一個新的念頭,興奮地道:“爲什麼我們不能藉着他們的意思,反而騙他們哪?”

“我沒有胆量。這有什麼結果哪?只是害了我,害了你!我和你差的太遠;這不是救我,算了罷。”

“你不愛我嗎?”他想握她的手。

但是她從石上站起來,似乎毫不注意他在講什麼,向前走了兩步,立住向他笑道:“我想起來,剛纔你不是說打算到

別處去嗎？這個我最贊成，並且我今晚就爲勸你走纔來的，以後怕難再見面了：你能明早就動身嗎？”

“爲什麼？”

她的臉動了一動，蒼白中更顯得蒼白，微笑道：“一點不爲什麼，我只願您——”這個客氣字眼兒又來了，落在他耳中很是生硬。“早些離開這裏。我求您聽我最後一句話，爲什麼您以後許會明白的，但是我還盼您不知道的好。”

她立即轉身向坡上走去，覺得眼中酸溜溜的，怕要流出淚來；她再沒有回頭向他望一望，直走到山徑分開兩條的角叉處：一條通她的家門，一條通向不遠的黑魃魃的松林。她坐在徑旁的突出底石頭上，疲恭地徬徨地想：走那一條路呢？月光讓浮雲給掩住，只剩下滿天

的銀星映在西山上，漸漸迷漠了她的身影。不久雲過了，月亮又放出燦爛的寒光，但是在歧途上已經不見了她，只有石罅裏的新蛩在吟唱。

## 第八章

從這迂曲的小道，過了趙家的門首，忽而折入峯裏，忽而折入峯外，遠遠又分成兩岔，一個可以奔向薛家山，早已提過；一個是奔往山裏的各處幽僻的村舍。這時太陽升得已經很高，差不多是鄉間午飯的時辰，向山裏的小道上是這樣鬱靜，在牠的金蛇亂舞底一個拐角處，忽然發見了一對年輕男女，向山外彳亍走來。女的騎着一隻灰青色的小驢；男的挾着一個大紅包袱，煩燥地緊隨在後面。對於如此煦熱的天時，男子的確有無限的惱憾；但是在他心裏，却含着一個欣快的思想，從他的半張底，爲暑陽

炙焦底，微笑的厚唇間可以看出來。他不時向騎在驢背底少婦偷瞷着。從少婦的鼻中，他漸漸聽出一種啾唔的細音。

“哼什麼哪，你？”

少婦回過頭狠狠地瞪了他一眼，睜也不睜地，又轉身向前看去。小驢讓她的戰抖底雙足夾得跑的微快了。但是她忽然鬆下繮勒，因為她聽見他在驢後追得喘起來，而且讓笑噎窒得咳着。等他將手搭在驢背，緩過氣來，她輕輕地向他懷着怨意地問道：“你笑什麼哪？”

“我笑你——生氣，哈哈。”

“我生氣；你笑着！——你笑我生氣虧了你是丈夫——我的丈夫！我沒有見過再比你臉皮厚的了。我爹病着，你家裏只讓我帶那麼一點禮物行人情；我爹病着，你看如今你挾底這包袱多麼



大！我爹病着，你不願讓我回娘家；我爹病着，你連讓我在娘家多留一夜都不肯！我知道你的心眼——想一想，差不差，一個男子漢？噢！我真願有一天能和竹姐姐一樣，多麼清淨，多麼自在，無束無管的，自己做自己的主。你們男子，唉，我娘說的好，十個有九個負心漢！”

“好在她丈夫回來了——我也決捨不下你，另尋婆娘。”

“呸！昨天你在路上還給我講她漂亮，比我還生得美，只可惜臉色——嘻！不要想我再會信你！”但是她忽然換了激怒的音調，彷彿腦子爲一個杞慮的，或恐懼的，思想給充滿着，低低向男子問道：“你說她臉色不好，活像——死人，真的她能够丟下這家去——去——我怕將來總有一天！我告訴你一句話，可別

向外人學舌呀！”

“什麼？”

“昨天我向她提道她丈夫，”這位少婦神祕地回首望了他一眼，繼續道：“她却冷冷的，好像——是呀，冷冷的！”

“管她哪！我不過瞎猜罷了，值得你這般經心，活像她是你的命：至于我——喂，這不是趙家小姑娘嗎？”

小道在前面向東轉折着，直通往坡下了，只見在蹊側亂草上，菱花孤另另的，不知鞠着身腰在做什麼。這樣專一，差不多青驢的咻咻的氣味已經觸到她的背後，她依然俯着頭，向野花欣異地看着。這是一叢粉鍾兒，牠們的淡紅小花開得遍地皆是，彷彿家裏小架上纏來纏去底牽牛花。在她的左手裏連梗握了幾朶，已經奄奄不堪了。她的臉上零零續續地掛着幾顆銀珠似的涕淚，這在

她讓驢驚得跳起底時候，他們纔看出的。

“菱花！做什麼，你一個人？”劉家的兒媳從驢上往下看，向這幽獨的小姑娘笑問道：“你娘哪？我知道，一定是她打你了。”

“不是娘，是他們——我不認識這些人！”

“那麼你娘哪？”

“我不清楚娘什麼時候出去的；早晨他們把她擡回來，用這樣長的一塊木板，”於是菱花伸開一雙握滿粉鍾兒底手，來比方牠的樣子，一壁繼續道：“還用被裹着；娘許是在外跌了一跤——去年她跌過，還流着血；但是他們不讓我向前看她；他們打我——”

“所以你一個人跑到這裏；”劉家的兒媳回頭奇怪地看着自己的丈夫，似乎在徵問他對於這事情的意見；宥然深

思着,他只搖了搖頭。“菱花,那麼你娘只是輕輕跌了——”

“不,她死了!”

這個枯澀的沈濁的聲音,從旁邊一個生人發出的。他早已站在這裏,像倏然而臨底幽靈,未曾讓他們覺察到;並且他的邃靜的蒼白面孔,正和山魃之類的相似。當他插入這句答語後,驢上的少婦若非她的丈夫在旁攙住,驚得會斜摔下來;她不久清醒了,凝神向生人癡癡地看着,於是驀然哭起來,拍着小驢,直向山下奔去,丈夫落在後塵,追着喊道:“小心呀!——我早知她要死的——小心呀!——她怎麼死的哪——小心呀!”

同時,菱花莫明其妙地,翻着小眼睛,向身旁的人問道:“蕭先生,什麼叫做死哪?”

我們的學生在山裏已經繞行許久了。他的心不能安寧，沈濁地，每走一步，腳好像便踏在棉花上。如今她死了！這真是事實嗎？在松林裏——活似自己把她勒死的！如果他要在城裏，不忽而生出這種狂念頭，跑到西山來避暑，不知要免去多少的煩惱。他在屋內徘徊着，覺得自己一無所有，在窗外是綠的菜畦，矮的石垣，青的松林和蒼鬱鬱的雲巒。這些有美的意味在裏邊嗎？這些能解救人生的苦痛嗎？他走出小園，遇見些不相干的男女向坡上奔着，在他們的臉上顯出好奇和憐愍。如今他孤獨地徨栖着，一切失去了。

在遠迎松林底一塊青石上他坐着無思想，無情感，闕然茫然，望見一隻鳥從碧空飛落林裏，不久又飛出來，自然界是依樣恬靜着。於是渺無所覺地，這樣消

失了一點鐘。他站起沿着山徑，從趙家後牆外，繞向這條小道來。在那牆裏，傳出嘈雜的喧聲，這太顯然了，沒有一個是爲她而悲悼的。眼神四散，漫無目的，他向山腹緩緩走着，人世的煩囂他不復能忍受了。但是騎驢底少婦的一腔同情的熱淚，將他的空虛的心又給充實了，世間不只是他一人在這裏哀慟，爲她的不幸；而且還有菱花——在這三個婦人之中，她是最可憐的，沒有人來過問她，被拋掉，被忘掉，而且生命在她前面還有極長的路要走……

“菱花，我告訴你；”他握住她的小手，在手裏的花早軟軟地垂下來，“你娘不能再和你見面了，因爲她死——你望見那邊的墳嗎？她不久也要埋在土裏。不要哭，菱花；你不歡喜我嗎？跟我到城裏去，好不好？那裏有書，那裏有

畫，那裏有學校，那裏有你未曾見過底奇奇怪怪的東西。在這裏沒有人肯再照管你，菱花，他們打你，不是嗎？我可以把你暫寄留在我姑母家裏；她是極和氣，極愛小孩子的。不要想你娘；菱花，想我！明白嗎？”

她哭着，願意再見娘一面——只一面！於是我們的學生坐在路側的石上，撫着她的濃髮，和死者生時一樣，用綢絹給她揩着淚眼。在他們的頭上突出一塊懸崖，遮住炙陽，將他們掩在清蔭中。從山頭吹下一陣午風。那幾朵野花從手裏落在地上，不會再惹起她的注意了。

